

2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UG 30 1929

~~Ch L ^R 9296.824~~ ³

~~Ch L 9301.824~~

T 9299 / 8234

2

4

唐類函卷第一百二十六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劉氏

張氏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海陵柳應芳校訂

人部十七

隱逸下

○隱逸下

藝文類聚

箴晉庾凱幽人箴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乃剖乃判

二儀即分高卑以陳貴賤攸位榮辱相換□□□□

乾道尚謙人神同符危由忽安溢緣釋虛苟識妙膏

厥美有腴韓信耽齊頌首鍾室子房辭留高迹卓逸

貴不足榮利不足希華繁則零樂極則悲歸數明白

勢豈容違人徒知所以進而忘所以退穰侯安寵襄
公失愛始乘夷道終嬰其類義和升而就翳望舒滿
而就虧盈挹之分自然之規悠悠庶人如何弗疑幽
人守虛仰鑽玄遠敢卓斯箴敬咨黻冕 晉江道逸
民箴曰至人應務是統是營乃制上下以牧羣生君
位孰在匪聖伊明賢愚相奉臣主以成如彼百節各
役天形率分委質仰應一情心膺有位股肱有經豈
以處下爲戚爲榮各安其所舉體用平夫設爵列上
懸弓垂旌卑尊之級貴賤之名匪以恣物之役寔大
猷而是經處遜之士奚眷于時行矣先覺捐俗長辭

明乎憂患故超爾不疑解髮靈崖被褐絃絲飄飄臺
上輕舉高之穆穆二仲攜策相期盤幽隱寂與物無
治凡厥後來順乃所往鑒茲俗累戒于顛蕩無列外
物心煩披養無棄恬曠憂勤是掌林人司箴敢進善
黨

誌梁陶隱居尋山誌曰倦世情之易繞乃杖策而尋
山旣沿幽以達峻實窮阻而備艱眇來心其未已方
際夕乎雲根欣夫得志者忘形遺形者存神於是散
髮解帶盤旋巖上心容曠朗氣宇條暢玄雖遠其必
存累無大而必忘害馬之弊旣去解牛之刀乃王荆

書掩蓬戶夜開室迷夏草徑惑春苔庭虛月映琴
響風哀夕鳥依簷暮獸爭來時復歷近壘尋遠巒坐
磐石望平原日負障以共隱月披雲而出山風下松
而含曲泉縈石而生水草霍霍以拂露塵颯颯而來
羣捫虛蘿以入谷傍洪潭而比清照石壁以端色攀
桂枝而齊貞函苞蘭而佩蕙及春鳩之未鳴且含懷
以屏氣待惠風而舒情遂乃陵巖峭至松門背通林
面長源右連山而無際左憑海而齊天草泫泫以垂
露柳依依而近蟬鳥雙雙以赴水鷺軒軒而歸田
梁劉孝標山栖誌曰夫鳥居山上曾巢木末魚潛川

下窟穴沙泥豈好異哉蓋性然也故有忽白壁而樂
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踳駁無異火
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
闔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余每思濯清瀨息椒丘寤
寐永懷其來尚矣所居東陽郡金華山山川秀麗膏
澤坱鬱若其羣峯疊起接漢連霞喬林布濩春青冬
綠迴溪映流則千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所
住三面山皆周繞有象郭郭南則平野蕭條極目通
望東西帶二澗則四時飛流泉瀾清澍滴瀝生響白
波跳沫洶湧成音楓楮椅櫨之樹柏梓桂樟之木分

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苞綠裏搖白蒂抽紫莖
槁蠹莽葶梢風鳴籟垂柯蒼戶布葉房櫛中谷澗濱華
葩攢列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都梁含馥懷香
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滋露芙蓉紅華照水臯蘇縹葉
從風憑軒永眺蠲憂忘疾歲始年季農隙時閑濁醪
初熟濟縹清新則有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荆林下
陳樽置爵酒酣耳熱屢舞嚙吮盛論箱庾高談穀稼
不求於世不迂萬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
之間心無怵惕之警

訓魏繁欽川里先生訓曰處則抗區外之志出則規

非常之功寔哲士之高趣雅人之遠圖故呂尚垂釣
北海以待鷹揚之任黃綺削迹南山以集神器之贊
譏魏麋元譏許由曰潛居默靜隱於箕山身在布衣
而輕天下世人歸其高行學者以爲美談夫際會之
間矯時所譽至乃抽簪散髮背時逆命隱于山林之
中以此自高非以勸智能之士入通達之教故譏而
責之曰太上貴德其次立功世殊時異不得而同故
伯禹過門而不入稷契刻節而奮庸股肱帝室作民
王公今子生聖明之世得觀雍熙之治則當攄不朽
之功暢不羈之志龍飛鳳起修攝君司佐天理物幹

成王事若子以堯爲闇主則歷代載其功以民爲貪
亂則比屋可封若夫世濁時昏上無賢君忠臣不出
小人聚羣卽當揆煩理亂跨騰風雲光顯時王拔濟
生民何得偃蹇藏影蔽身夫道不虛行士不徒生生
則幹時爲國之楨故伊尹于湯周公相成興治濟世
以致太平生有顯功沒有美名人生於世貴能立功
何得逃位矯世絕蹤丹朱不肖朝有四凶堯放求賢
遜位於子度才處分不能則已何所感激臨河洗耳
山居巢處執心不傾辭君之祿忘君之榮居君之地
避君之庭立身若此非子之貞欲言子智則不仕聖

君欲言子高則鳥獸同羣無功可紀無事可論

銘晉虞播阮籍銘曰峩峩先生天挺無欲玄虛恬澹
混齊榮辱盪滌穢累波娑止足胎胞造化韜光緼羈
鼓棹滄浪彈冠嶠岳顧神太素簡曠世局澄之不清
混之不濁翱翔區外遺物度俗隱處巨室反真歸樸

汪汪川源邁迹圖籙

碑後漢胡廣徵士法高卿碑曰言滿天下發成篇章
行充宇宙動爲儀表四海英儒履義君子企望來臻
者不可勝紀也翻然鳳舉匿燿遠遜名不可得而聞
身難可得而覩不爲堯舜所知不飲洗耳之水超越

青雲之上德踰巢許之右所謂逃名而名我隨避聲
而聲我追者已揆君分量輕寵傲俗乃百世之師也
其辭曰邈玄德膺懿資弘聖典研道機彪童蒙作世
師舜皇命確不移亞洪崖超由夷垂英聲揚景暉
後漢蔡邕伯夷叔齊碑曰惟君之質體清良兮昔佐
殷姬忠孝彰兮委國捐爵諫國亡兮譏武伐紂欲喻
匡兮時不可救歷運蒼兮追念先侯受命皇兮憂懷
感兮雖沒不朽名字芳兮 又郭泰碑曰先生誕膺
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慈惠敏夫其器量弘深
姿度廣八浩浩焉茫茫焉與乎不可測已于時纓綉

之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臻者猶
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從龜龍也蹈鴻崖之遐迹紹
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銘曰懿
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縉紳言觀其高棲遲祕丘善
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
又玄文先生李休碑曰休少以好學遊心典謨既綜
七經又精羣經鉤深極奧窮覽聖旨居則玩其辭動
則玩其變雲物不顯必考其占故能獨見前識以先
神意若古今難常疑議錯謬前人所希論後學所不
覺休盡剖判處約不戚聞寵不欣榮不能華威不能

震有惠云載惟邦之珍按典考論號曰玄文 又處
士圈典碑曰天真淑性精微周密包括道要致思無
形臨沒顧命曰知我者蔡邕乃為銘曰載書休美俾
來昆裔永有諷誦以知先生之德混其若濁徐然後
清綽其若煥終其益貞 又翟先生碑曰世以仁義
為質學問為業爰暨先生固天縱德應運立言繼期
五百實行形于州里明哲與聖合契該通五經□洞
墳籍為萬里之場圃九隩之林澤挹之若江湖仰之
若華光玄玄焉測之則無源汪汪焉酌之則不竭可
謂生民之英者已國失元傅學失表式凡百措紳哀

矣泣血入百其身匪云來復於是鄉黨乃相與登山
伐石而勒銘曰邈矣先生厥德孔貞腹心弘道深高
入神王錫三命觀國之賓其樹富貴忽若浮雲既不
降志亦不辱身 魏劉楨處士國文甫碑曰先生執
乾靈之貞潔稟神祇之正性咳咲則孝悌之端著爾
副則清節之兆見齟齬以及成人體無懈容口無愆
辭兢兢業業小心畏忌勤讓同儔敬事長老雖周之
樂正子春漢之江都董相其飭躬力行無以尚之是
以長安師其仁朋友欽其義閨門稱其慈宗屬懷其
惠既乃潛身窮巖遊心載籍薄世名也初海內之亂

不視膳羞十有餘年憂心泣血不勝其哀形銷氣竭以建安十七年四月卒于時龍德逸民黃髮耆叟綴文通儒有方彥士莫不拊心長號如喪同生成以爲誅所以昭行也銘所以旌德也古之君子既沒而令問不亡者由斯二者也銘曰懿矣先生天授德度外清內白如玉之素逍遙九臯方回是慕不計治萃名與殊路知我者希韞櫝未酷喪過乎哀邁疾不悟早世永頽違此榮祚咨爾末徒聿修歡故 齊孔稚珪褚先生伯玉碑曰夫河洛摛寶神道之功既傳岱華吐秘仙靈之迹可覩蓋事詳於玉牒理煥於金符雖

冥默殊源顯晦異軌測心觀古可得而言焉是以子晉笙歌馭鳳於天海王喬雲舉控鶴於玄都有羽化蟬蛻觸影遯形神翥帝宮迹留劒杖遊瑤池而不返宴玄圃以忘歸永嘉惡道者窮地之險也歆竇遏日折石橫波飛浪突雲奔湍急箭先生攀途躋阻宿柅涉折而衡颺夜鼓山洪暴激忽乃崩舟墜壑一倒千仞飄地淪高翻透無底徒侶判其冰碎舟子悲其電散危魂中夜赴阻相尋方見先生恬然安席銘曰關西升妙洛石飛英鳳吹金闕簫歌玉京絕封萬古乃既先生先生浩浩唯神其道泉石依情煙霞入抱秘

影窮岫孤栖幽草心圖上玄志通大造 梁元帝隱
居先生陶弘景碑曰昔大和中有許遠遊者乃雲霄
之勝賓太虛之選客先生規同矩合實踵高步曩基
先構卽駕宵宇千尋危聳憑牖以望奔星百拱高懸
倚櫺而觀朝日飛流界道似天漢之橫波觸石起雲
若竒峯之出岫銘曰肇彼冥默翻成協贊身託外臣
心同有亂重道尊德爰積歆衷顧懷汾射墜問遙通
朱楊鬱起華構方崇靜臺冠月經榭迎風嘒嘒高棟
育靄脩櫳極望山川周觀京陸碧嶂千嶺清流萬谷
景落崖重煙生岫複 梁劬陵王蕭綸貞白先生陶

弘景碑曰夫夜光結綠非肱篋之恒珍逸羽翔鱗豈
園池之近玩寧期心於遠太蓋不知其所以然也道
風與星漢同高勝氣與煙霞共遠深壑危峭組織煙
霞枕石漱流水禽無撓採藥耦耕野獸不亂朗猶懸
鏡鬱似貞筠 梁裴子野劉虬碑曰受川岳之英靈
有清明之淑性淡乎若深泉之靜皜乎若寒霜之潔
千仞不足議其高萬頃不足儔其量在其幼也孝敬
淳深貫乎幽顯廬乎墓所而暴獸去之墟里賴焉樵
蘇無犯及其長也捧檄動容薄遊下邑甘露零於豐
草蒲密至於時雍有以見賢人之行動天地感鬼神

疾乎影響如斯之美者矣夫聲名藉甚羣公倒席鑿室林臯面流傍隴咫尺荆衡表裏巫夢樹蕙滋蘭蕪沒庭戶平疇翠斂千里極目信物外之神區幽居之勝境昔許子將謂太丘道廣廣則不周仲舉性峻峻則少納峻而納廣而周君於二陳折其中矣其所修孔氏之學則儒者師之所明釋氏之教則淨行傳之所著文集則辭人錄之銘曰滔滔江漢實紀南國篤生居士高明柔克峩峩其道巍巍其德曰仁曰義惟民惟則築室皇壤考槃郭郭坐臥山樊嘯歌林薄親致甘旨躬餐上藥優哉游哉且以行樂九丘八索百家羣史西河疑聖華陰成市悠哉荆夢逖矣江濱輜駟結轍羔鴈成羣監觀令範式如金玉君之徽猷誰其與屬疇咨故老遵揚實錄

墓誌

梁簡文帝徵君何先生墓誌曰先生履玉燭之

禎氣應大賢之一期實生而知機撫塵斯庶敬非習起孝乃因心聚徒教習學侶成羣與沛國劉瓛汝南周顒為友陸璉賀瑒之徒更道北面永明中王文憲儉受詔撰禮未竟而卒屬在司徒文宣王王以讓先生因廣加刊緝故以含文燕居說六典五恩之義或齊侯所不鎮孟嘉所未知皆折茲大物成此良教小

人道長每諷考槃之詩君子道消便執天山之筮乃
毀車挂冠拂衣東嶺始居若耶來從秦望今上經綸
天地權輿鼎業始徵爲軍謀祭酒實允文若之舉且
光彥先之選又徵特進右光祿大夫高尚其事確乎
不拔玄纁徒往束帛虛歸而給白衣尚書祿固辭不
受卒窆乎其山正衾在殯嘯鏤器與玉衣堯典入棺
恥密章及書綬知與不知竝懷惋愴咸以人亡素樸
禮墜文章洙泗頽經扶風罷學關西疑聖之德自此
長淪高松引風之氣於茲永息余昔在殊方亟枉翰
迹欽風味道迄淹歲時旣而位阻桂宮塗乖咫尺不

獲擁經步至問春卿之病徐輪三反入杜夷之舍病
祥雲之滅采悲列曜之晞暉追勒高鄉乃爲銘曰文
範高世玄晏絕倫復有令德遠之與均誰與均此嗚
呼哲人第五肥遯餘軌尚遵司空開學其風不泯傳
茲孝敬曰悌且仁氣高瓊岳心虛谷神括羽儒囿舟
輿席珍旣遊慧水兼引法輪談扇猶在鳴琴尚陳如
何不憇德素長淪寂寥巖穴荒涼涓濱橋曰隻雞徐
稱酌素余欽夫子風期夙著蓄思含毫傳芳寫譽沈
礎雖貞玄泉無曙 又華陽陶先生墓誌曰若夫真
以歸空爲美道以無形爲貴不知悅生大德所以爲

生不知惡死谷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隱顯變化則物
莫之測既而岫開折石天墜玉棺銀書息簡流珠罷
竈九節麗於空中千和焚於地下僊宮有得朋之喜
受學震臨谷之悲余昔在粉壤早逢圯上之術今造
元良屢稟浮丘之教握留符而惻愴思化杖而酸情
乃為銘曰無名曰道不死為僊以有元則兼稱稚川
猗歟夫子受錄歸玄黎傳苑吏書因賈船爵爵方崖
悠悠洞天三山白鶴何時復旋 梁元帝庾先生承
先墓誌曰悠哉掌使興自陶唐伯舅居晉連鑣渭陽
爰斯厥後世挺珪璋乃登靈岳言遵洞府乃涉石山
將從輕舉實惟貞吉實惟退讓皎皎不羣超超高尚
本同壽夭寧論得喪諸方未遊佳城已望蓬生蔣徑
釣罷磻谿積悲新壠桃餘故蹊風翻嶺背月下松西
揚名不朽高蹈夷齊

諫魯柳下惠妻為下惠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

不竭兮三黜終不弊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兮惜
哉乃下世兮 晉張華列文先生鮑玄泰誄曰於鑠

列文續蕤皇祚夏后基命靈根已固杞鄫既微枝離
葉布爰暨叔牙世讚齊風翼桓濟管遂登霸功越在

漢隆三司竝縱烈考中丞妙世顯名峩峩先生誕資

英俊淑質清淳蘭芳玉潤抗行崇邈遊心大順允矣
文明聰昭秀哲啓冥演幽守文命世抱道冲虛執義
貞厲栖遲無悶不營不伎擬志雲霄致命窮達行爲
範軌言成隱括宜登遐年弘此徽猷濟濟措紳永挹
清流取識遺音目想表儀孰云玄泰曾不我知感傷
慷慨揮涕滲斯已矣鮑子寧爾玄陰振聲竹帛永播
徽音 晉陸機吳貞獻處士陸君誄曰我聞□□有
命天祿有秋如斯吉人而有斯疾兄弟之恩離形合
氣矧我與君非相亞逮綢繆之遊自矇及朗孩不貳
音抱或同襁撫髮並育攜手相長行焉比迹誦必共

響庶君借老靈根克固拊翼雲霄雙飛天路人皆年
長君獨短祚穀則同朝遊矣先暮 晉處士劉參妻
王氏夫誄曰猗猗嘉穎朝陽方翹烈風嚴霜殞此秀
條璇璣倏忽四序競征清商激宇蟋蟀吟櫛 宋顏
延之陶徵士誄曰夫琰玉致美不爲池湟之寶桂椒
信芳而非園林之實

甲文

後漢胡廣弔夷齊曰遭亡辛之昏虐時續紛以

蕪穢恥降志於汙君溷雷同於榮勢抗浮雲之妙志
遂蟬蛻以偕逝徽六軍於河渚叩王馬而慮計雖忠
情而指尤匪天命之所謂賴尚父之戒慎鎮左右而

不害 魏王粲弔夷齊文曰歲旻秋之仲月從王師以南征濟河津而長驅踰芒阜之崢嶸覽首陽於東隅見孤竹之遺靈心於挹而感懷意惆悵而不平望壇宇而遙弔抑悲古之幽情知養老之可歸忘除暴之爲民潔已躬以騁志愆聖哲之大倫忘舊惡而希古退採薇以窮居守聖人之清槩要旣死而不渝厲清風於貪士立果志於懦夫到于今而見稱爲作者之表符雖不同於大道合尼父之所譽 魏阮瑀弔伯夷曰余以王事適彼洛師瞻望首陽敬弔伯夷東海讓國西山食薇重德輕身隱景潛暉求仁得仁見

歎仲尼沒而不朽身沈名飛 魏麋元弔夷齊曰少承洪烈從戎于王側聞先生餓于首陽敢不敬弔寄之山岡夫五德更運天祚靡常如見絕代之主必有受命之王故堯德終于虞舜禹祚滅于成湯且夏后之末祚亦殷氏之所亡若周武而爲失則帝乙亦有傷子不棄殷而餓死何獨背周而深藏是識春香之爲馥而不知秋蘭之亦芳也首陽誰山而子匿之彼薇誰采而子食之行周之林讀周之書彈周之琴飲周之水食周之苓而謗周之主謂周之淫是誦周之文聽聖之音居聖之世而異聖之心嗟乎二子何痛

之深

祭文宋謝惠連爲學生祭周居士文曰維君陶造化之純元侔先哲之遐蹤體無事於高尚蹈虛素乎中庸不臣天子不事諸侯公辟弗眄王命匪酬窮歡極樂帶索披裘

詔梁沈約爲武帝搜訪隱逸詔曰高尚其志義煥通爰山林不出訓光惇史朕聽朝晏罷尚想幽人蒲玉之禮佇聞峻節可班下州郡博訊遠巡若有道映丘園事浮高尚可以弭競遷澆還風拯俗皆以名聞靡或遺漏朕將闢衢室而寘几杖開東序而授袞職庶

令江海無遺異人必至 又資給何點詔曰遠趣高情前王所貴義兼昔款倍用興懷徵士何點居貞物表縱心塵外夷任之風率由自遠往因素志頗申宴言眷彼子陵情兼惟舊昔仲虞邁俗受俸漢朝安道逸志不辭晉祿此蓋前代盛軌往賢所同可詳加資給竝出所由契資須太官別給人高曜卿故事同垣

下

敕梁沈約爲武帝與謝朓敕曰吾以菲德屬當期運鑒與吾言思隆治道而明不遠燭所蔽者多實寄賢能匡其寡闇嘗謂山林之志上所宜弘激貪厲薄義

等爲政自居元首臨對百司雖復執文經武各修厥
職羣才競爽以致和美而鎮風靜俗變教論道自非
箕穎高人莫膺茲寄是用虚心側席屬想清塵不得
不屈茲獨往同此濡足便望釋蘿襲袞出野登朝必
不以湯有慙德武未盡善不降其身不屈其志使璧
帛虛往蒲輪空歸傾首東路望兼立表義軒邈矣古
今殊事不獲總駕崆峒依風問道今方復引領雲臺
虛已宣室紆賢之愧載結寢興 又與何胤敕曰吾
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已多蔽昧於治道雖復劬
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尚蘊方策息舉之用
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諍詐繁起改俗遷風良有
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軌物則汨流所至莫知
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失去取爲用
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擊節今世
務紛糾憂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世美必望
深達往懷不忝濡足

教梁江淹爲朱建平王聘逸士教曰府州國綱紀雖
周德之富猶有漁潭之士漢教之隆亦見西山之夫
迹絕雲氣意負青天皆待絳螭驥首翠虬來儀是以
清風扇百代餘烈激後生斯乃王教之助古人之意

焉

表魏桓範薦管寧表曰臣聞殷湯聘伊尹於畎畝之中周文進呂尚於渭水之濱竊見東莞管寧束修著行少有令稱州閭之名亞故太尉華歆遭亂浮海遠客遼東於混濁之中履潔清之節篤行足以厲俗清風足以矯世以簞食瓢飲過於顏子漏屋蔽衣踰於原憲臣聞唐堯寵許由虞舜禮支父夏禹優伯成文王養夷齊及漢祖高四皓之名屈命於商洛之野史籍歎述以爲美談陛下紹五帝之鴻烈竝三王之逸軌膺期受命光昭百代仍有優崇之禮於大夫管寧寵以上卿之位榮以安車之稱斯之爲美當在魏典流之無窮明世之高士也臣以爲旣加其大不愛其細可重之以玄纁聘之殊禮矣晉皇甫謐讓徵聘表曰臣因病抽簪散髮林阜人網否閉鳥獸爲羣伏自惟忖瓶甕瑣器實非瑚璉之求稊稗之賤不中粢盛之用小人致災久嬰篤疾仰迫天威不能淹留所苦加篤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歎息仰惟陛下留神恕恩垂憐微命索隱于傳巖收釣於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臣聞鄒子一歎霜爲之降杞妻一感城爲大崩以臣況之乃知精誠不可以賤致古人言爲

虛也

啓梁何胤答皇太子啓曰胤性愛山泉情篤魚鳥而從鷗未狎入獸相驚兼年齒衰暮荒徑榛梗旣無語稼之客寧有論書之賓緘默畎畝栖息丘壑秀水清潭於茲永已伏惟明察之德誕縱自天忠孝之規不待因習猶復留神六經降意百代同仁博古等物造聞闢承華而延儒雅掃黃闥而列文學嘉美聿宣無思不勸胤無解歸之談屢蒙獎飾之重匪南皮之舊每荷存問之恩銜茲汚朽罔知攸寘 梁沈約謝齊竟陵王教撰高士傳啓曰竊聞高尚其事義光交衆

賢者避世聲煥典墳豈徒激貪勉競澡身浴德而已爾乃大弘義訓百代通風是以梁鴻蘇伯記遠迹於前叔夜士安書高塵於後雖去取異情羣略殊軫而獨行必彰斥言凶極貞操與日月俱懸孤芳隨山壑共遠明公得一合道體二居宗迹屈巖廊之下神遊江海之上愛音商洛訪美東都蓋欲隱顯齊功出處同致巢由與伊旦竝流三辟與四門共軌肅奉明規思自罄勛

書後漢張奐與宋季文書曰覽手迹知遂遵南山之志繼四賢之蹤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道光明奐以

鄙固少復道訓于今五十載矣 魏桓範與管寧書
曰鑿坏而處養德顯仁堯舜在上許由在下箕山之
志於是復顯嚴平鄭真未足論比清聲遠播頑鄙仰
思請見于蓬蘆之側承訓誨于道德之門歛塗無由
託思晨風 魏管寧答桓範書曰乾道輔誠誕膺嘉
祚膺受多福為國蕃維雖分陝之任未足比盛遠近
隆望何慶如之昔值險阻越窺海濱於裔歷載風綱
不紀槩蒙國恩還踐舊土簿佐多難恒嬰篤疾愧使
區區展之無階泛愛遇隆遠辱綸墨降尊誘卑訓諭
過泰見得思義抱以踧踖不勝來顧裁因答辱 晉

辛曠與皇甫謐書曰夫三光懸象式揚天德岳瀆山
澤廣開地道賢人顯進實與聖治故力牧佐黃而涿
鹿之征捷舜禹翼唐而滔天之災殄阿衡在商而成
湯之功著姜望入周而文武之業建聖人光濟四海
欲垂大化者莫不收才取良而致股肱忠賢大才之
人願立名迹思在利見大人而王聖時治此所以應
天順民之神龜利涉大川之元吉大晉合天地之中
和經日月之重光四目視其明四聰達其聽巖穴出
其隱四門啓其矇登高陽之八子御高辛之羣龍俊
才在官時亮天工鳥獸非君子之儔九臯無長鳴之

鶴萬國黎獻咸仰南風之仁而抱聖化之隆此其至
治也而先生固執冲虛塞淵其心殉文人之耿介忘
宣尼之所沾步幽山之窮徑背漢津之明衢日月遂
往時不我須此惜寸陰者之所以爲懼而臨川者之
所懷慨也竊謂先生降匪石於高岡迴羽儀於皇京
順震驚而翔撫振六翮於天庭邈禹稷之遐蹤騁大
任之夷塗紹不世之洪勲同先哲之丕模瞻仰者所
以藉之美世希藉詩人六義之一獻斯一篇惟蒙采
覽 又與皇甫謐書曰伏惟先生黃中通理經綸稽
古既好斯文述而不作將邁卜商於洙泗之上超董

生於儒林之首含光烈於千載之前吐英聲於萬世
之後亦已盛矣曠以不敏感佩厚惠願附驥尾撫塵
而遊諮覩未因而西望延企 晉皇甫謐答辛曠書
曰聞服有素委心無量加昔州壤通門舊儀虛想之
積過於陵阜汎愛不遺猥降德音清喻爛煥情義欵
篤執誨欣然若饗太牢抱佩至眷銘乎心膺且箕山
之叟超迹於堯帝之世首陽之老抗操於有周之隆
故能名奮百代使聞之厲節皆經聖明之論所以邈
世卓時者也至於鄙薄才頑行穢疾奪其志神迷其
心因託虛靜遂竊美選聖上仁聰亮其辛苦每自陳

訴輒見寬放雖大君有命實小人勿用也匪敢盤桓
疾與榮競中車順命非劣德所堪也密雲雖興知枯
木難植昔人有言欲之必爲之舜豈來惠之謂矣猥
承告示欲備七十木非梧桐豈敢栖鳳聞命悚灼如
蹈春冰非苟崇謙實懼陷墜幸恕不假明亮志心

梁昭明太子與何胤書曰園公道勝漢盈屈節春卿
明經漢莊北面況乃義兼乎此而顧揆不肖哉但經
途千里眇焉莫因何嘗不夢姑胥而鬱陶想具區而
杼軸心往形留於茲有年載矣方今朱明在謝清風
戒寒想攝養得宜與時休適耽精義味玄理息踟蹰

玩泉石激揚碩學誘接後進志與秋天競高理與春
泉爭溢樂可言乎樂可言乎豈與口厭芻豢耳聆絲
竹者之娛同年語哉方今泰階端平天下無事修日
養夕差得從容每鑽閱六經汎濫百氏研尋物理顧
略清言旣以自慰且以自警而才性有限思力匪長
熱疾憤其神風眩蔽其體多慙過目釋卷便忘是以
蒙求之懷於茲彌軫 梁任昉爲昭明太子答何胤
書曰得書知便遠追疎董超然高蹈雖朝旨殷勤而
輕權已遠供餞莫申瞻言增慨善保嘉猷比致音息
懷人望古潛然久之 又爲庾杲之與劉居士虯書

曰自別荆南迄將二紀杲之牽滯形有推遷物保文
人沒志外身超然獨善雖心路咫尺而事阻山河悠
悠白雲依然有道金涼佇運想恒納宜沖明在襟履
候無爽體道爲用蹈理則和杲之牽綴疲朽愧心已
多訪德則山林窅然觀道則風雲自遠歲暮之期指
塗衡岳神虛氣懋無待怡和江湖相望安事行李司
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士者遐邇所宗
鐘石非禮樂之本纓褐豈朝野之謂想閣投之懷不
以形體爲阻一日通籍梁邱親奉語言夢想清塵爲
歲已積以大人非羔鴈所榮故息蒲幣之典勝寄冥
運諒有風期之運君王卜居郊郭縈帶川阜顯不綯
功晦不標迹從容乎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弘
護爲心廣乎真俗思聞繫表共剖衆心妙域筵山河
虛館帶川渙實望賁然少酬側運昔東平樂善旌君
大於東閣今王愛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
飄驟凝滯自物千載一朝爲仁由已且凌雪戒塗非
滅迹之郊鴻鍾在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迹故
有同物之勞夫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閑在我觸目
蕭條衡岳何親鍾嶺何薄想弘思有在不俟繁言
梁劉孝標與宋玉山元思書曰驅馬金張之館飛蓋

許史之廬習匡鼎之說詩騁谷雲之雕篆賓徒波湧
輿輪靡息當是時也樂可言哉然靜思夫君愀焉軫
歎何則方鑿圓枘齟齬難從翔鳥遊魚蹉跎不狎是
以賈生懷琬琰而挫翮馮子握璵璠而鍛羽天誕英
逸獨擅民秀心貞筠箭德潤珪璋信人之水鏡性之
鎔範而荆南雅曲高音鮮和河西名驥滅沒誰賞故
若先生者進有三難退有三樂竊觀先生未能鴻翔
鸞起騰霞躋漢將由囿空桑麻田無負郭倪眉翁肩
以斯故爾今賢弟賓從抗鱗奮翼或不繡江塘或鳴
騶洛渚連騎方驅擊鍾乃食藟跼若是吾子復何憂

哉唯當纂兩仲之微迹襲二疏之風流生與漁父同
僖死葬要離墓側金石可碎聲華無寂斯道坦坦先
生幸其勗與 陶弘景答謝中書書曰山川之美古
來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暉青
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頽沈
鱗競躍實是欲界之僊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
其竒者 又答虞仲書曰栖六翮於荆枝望綺雲於
青漢者有日于茲矣而春華來被草木開鮮辭動情
端志交衿曲信知鄰德之談無虛往牘夫子雖迹躔
朱閣而心期岱嶺豈但散髮乎高岫以將飛霜於絕

谷良爲欽哉野人幸得託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
流歎臨風軫慨徒事累可豁而髮容難待自非齊生
死於一致者孰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儻
遇知己相與共憂竭來虞公茲焉可邁何爲栖栖空
勞鼓缶逮及暇日有事還童不亦皎潔當年而無忤
前修也 又答趙英才書曰子架學區中飛才旬外
不宜掃門覓仕復懶彈鋏求通故偃蹇園巷從容郊
邑昔所謂傲賓者此其事乎嚴下鄙人守一介之志
非敢蔑榮嗤俗自致雲霞蓋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
以得閑龍薪井汲樂有餘歡切松煮朮此外何務然

亦以天地棟宇萬物同於一化死生善惡之能聞

梁沈約答沈麟士書曰獨往之業雖聞前載高塵逸
軌罕或共時未嘗不拊袞興懷望古遐矚尊賢拔俗
遙然沉冥自遠幽貞之操義高象策雖蔣詡不窺城
市鄭真名動京師何遠之有名山旣鄉內所豐清川
又坐卧可對不出戶庭而與禽尚齊美哉約少不自
涯早愛蟲鳥逐食推遷未諧夙願冀幽期可托克全
素履與尊弋釣泉阜以慰閑暮則平生之心於此遂
矣 梁王僧孺與陳居士書曰雲波遙負燕越數千
行雲鬱術征禽難使用隔巾車未能擗札引領南望

人部 卷一百三十一 二四
張矣心飛幸因劣薄懷童貴壤依然谷口覺子貞之
咫尺靜睇嚴灘信子陵之非遠林麓以入虛白之室
用披蓬蒿之徑稟紛紛之高論承希微之妙旨虛往
實歸用祛塵惑 孔德璋北山移文曰鍾山之英草
堂之靈

論魏阮籍達莊論曰天道貴順地道貴貞聖人修之
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
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子周乃齊禍福而一死
生以天地爲一物以萬類爲一指無乃微惑以失真
而自以爲誠者也於是先生乃撫琴容與慨然而歎

化而微笑仰而流眄嗑噏精神言其所見天地名焉
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
有內誰謂殊乎地沉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
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矣自其同者視之
則萬物一體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
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
物莫不大殤子爲壽彭祖爲夭秋毫爲大泰山爲小
故以生死爲一貫是非爲一條也夫至人者恬於生
而靜於死恬生則不惑死靜則神不離生故能與陰
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終其宜

心氣平治消息不虧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
自足空虛者受實是以作智造巧者害於物明是考
非者危其身修飾以顯潔者惑於生畏死而崇生者
失其貞 晉石崇許巢論曰客有問於余曰昔許由
巢父距堯之讓逍遙遺神寶已遺世司馬遷以假托
之言必無此實竊以爲然余答之曰是何言歟蓋聞
聖人在位則羣材必舉官才任能輕重允宜大任已
備則不抑大材使居小位小材已極其分則不以積
久而令處過材之位然則稷播嘉穀契敷五教皐陶
夔龍各已授職其聯屬之官必得其材則必不重載

兼置斯可知也巢許則元凱之儔大位已充則宜敦
廉讓以勵俗崇無爲以化世然後動靜之教備隱顯
之功著故能成巍巍之化民莫能名將何疑焉 晉
庾闡郭先生神論曰夫天地者陰陽之形魄變化者
萬物之遊魂神籟與無窮竝吹大冶與造運齊根生
資聚氣之迹死寄玄牝之門視榮辱其猶塵埃邈高
尚而不顧故能外安恬逸內體平和鳴鳥可拊翼而
遊猛獸可頓羈而羅矧乎樵巖之樂呂梁之波疾雷
破岳而憂在山河者乎觀夫郭先生之爲體也可謂
含真履信純朴自然 晉王叔之遂隱論曰崇退儒

生問於抱朴丈人曰請問隱何為者也而生上古徇
 之至今繼踵何哉丈人曰夫全朴之道萬物一氣三
 極湛然天人無際豈有朝野之別隱顯之端哉則大
 隱於已失者也平原既開風流散漫故隱者所以全
 其真素養其浩然之氣也 宋范曄逸民傳論曰堯
 稱則天而不屈賴陽之高 梁沈約七賢論曰嵇生
 是聖智之人值無妄之日神才高傑故為世道所莫
 容風貌挺特蔭映於天下言理吐論一時所莫能參
 屬馬氏執國欲以智計傾皇祚誅鉏勝已靡或有遺
 玄伯太初之徒竝出嵇生之流咸已就戮嵇審於此

時非自免之運若登朝進仕映邁當時則受禍之速
 過於旋踵自非霓裳羽帶無用自全故始以餌木黃
 精終於假塗託化阮公才氣宏廣亦非衰世所容但
 容貌風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難如為有塗若率其恒
 儀同物俯仰邁羣獨秀亦不為二馬所安故毀行廢
 禮以穢其德崎嶇人世僅然後全仲容年齒不口不
 懸風力麤可慕李文風尚景而行之彼嵇阮二生志
 存保已既託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
 引滿終日陶瓦盡年酒之為用非可獨酌宜須用侶
 然後成歡劉伶酒性既深子期又是飲客山王二公

悅風而至相與莫逆把臂高林徒得其遊故於野澤
銜杯舉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自嵇阮之
外山向五人止是風流器度不為世匠所駭且人本
含情情性宜有所託慰悅當年蕭散懷抱非五人之
與其誰與哉

唐類函卷一百三十七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海陵柳應芳校訂

人部十七

品藻
風流

名譽
鑒誡

質文

○品藻一

藝文
類聚

家語曰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冶諫而煞
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
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以身死爭
之冀身死之後紂當悔悟本其情志在乎仁者也泄
冶位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身欲

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益二可謂懷矣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也又子路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已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又曰子夏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子曰君子也子貢曰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之敢問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謂之君子不亦可乎論語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滕薛大夫也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子從曰馬回梗梗亮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答曰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長日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一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言得罪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為人臣見人主失道指斥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故司馬陳羣

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
外人不知君子謂陳羣於是乎長者 郭子曰庾道
季云蘭相如雖千載死人慄慄恒如有生氣曹蜍李
志雖見在厭厭如在九泉下人 漢書曰高帝置酒
洛陽南宮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
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
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所降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
其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
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
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
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
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
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
也項羽唯有一范增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羣
臣悅服 袁山松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世仕州郡
爲冠蓋同郡郭林宗見而竒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
佐才也遂與之友善允仕至司徒 范曄後漢書曰
許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寔又陳蕃喪
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
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

所裁量若此曹操微時嘗卑辭厚禮求爲已助劭鄙
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
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初劭與從兄靖俱
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
南俗有月旦評焉魏志曰盧欽著書稱徐邈曰或
問欽徐公常武帝之時人以爲通人自在涼州及還
京都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
事貴清素之志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
下奢靡轉相放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
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典畧曰禰衡建安初自荆

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
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
兒輩耶又問曰當今復誰可者衡曰大兒孔文舉小
兒楊德祖又問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見荀
有容儀趙有腹乃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
監厨請客其意以爲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又曰
趙戩遭三輔亂客於荊州荊州牧劉表以爲賓客是
時禰衡來遊京師詆訾朝士謂無直事反南見戩歎
之曰所謂劔則于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
仲弓也三輔決錄曰弭生字仲叔其父賤故張伯

英與李幼才書曰弭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也非
 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出也郭泰別傳
 曰泰字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遂往從
 黃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
 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君子若干萬頃陂澄之不
 清混之不濁不可量也青州先賢傳曰京師號曰
 陳仲舉昂昂如千里驥周孟玉瀏瀏如松下風姚
 信士緯曰周勃之勲不如霍光此前史所載較然可
 見而以勃功大於光意竊不安何者勃本高帝大臣
 官尊勢顯衆所歸向居太尉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

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酈寄遊說以譎諸呂
 因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
 之任輔弼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上官之亂誅除凶
 逆以靖王室廢昌邑立宣帝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
 祚參贊伊周爲漢賢相推驗事效優劣明矣世說
 曰王濬冲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
 問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
 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復滯才又曰
 嵇中散語趙景真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風恨量
 小狹趙答曰尺表能審璇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

畧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又曰諸葛瑾其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又曰王大將軍稱王夷甫處眾人之中如珠玉在瓦石間又曰世中稱庾文康為豐年玉庾稚恭為荒年穀又曰魏明帝世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蕪葭倚玉樹時目夏侯太初朗如日月入懷

品藻二帖

案本作藻鑑

水鏡

龐德公自謂諸葛孔明為卧龍龐玉人為玉髯絕倫非故人與諸葛亮書問超人才誰比亮

玉人

晉王敦以衛玠

知羽當與並驅爭先乃答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猛過人一世之烈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曾未若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稗傑出桓帝徵徐稗等不至髯故亮謂之髯羽大悅稗傑出因問陳蕃徐稗袁閔常著先後蕃曰閔王公之族聞道訓著生三輔仁義之俗不扶自直稗爰自江南甲薄之域角立傑出宜為先猶得其半蜀龐統字士元為郡功曹性好人倫善人少惡人多不美其言則聲名不足慕而為善者少矣拔十得五猶得其半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必於其倫禮擬人必璞玉渾金王戎曰山濤如璞玉其宗廟武庫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瑕玷靡所不見山濤一時之佳龐統至吳多聞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矣陸子可謂駑馬有會閭門陸績顧劭全棕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謂全棕曰卿好施慕名似汝南樊子昭一世之烈前但虞傷缺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

用嘗謂李邕如干將莫耶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太無阜白鍾結兄子觀李

與膺年齊並有令名觀有退讓之風膺謂觀曰孟軻

以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公何太無阜白觀以白皓

皓曰元禮祖在位諸父並盛韓公之甥故得然聰明

國武子招人過以致怨本今豈其時汝道是也

仁智吳使趙咨於魏魏帝問吳主何等主對曰聰明

於行陳是其明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取荆州不血

刃是其智據三州虎視天下是其雄屈身於陛下是

其畧也簡要清通史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

以楷王肅三友魏劉寔以王肅忠於事上好下佞已

為之吝惜財物而理叔度萬頃聚詳類

身不穢三反也

論後漢孔融汝穎優劣論曰融以汝南士勝穎川士

陳長文難融答之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

光武皇帝共於道中穎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

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舉

聲號哭穎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掾

教太守鄧晨圖開稻陂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

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效如許掾者

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穎川士雖有

奇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
下穎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
洪為太尉掾弟煞人當死洪自劾詣閣乞代弟命便
飲醜而死弟用得全穎川雖尚節義未有能煞身成

仁如洪者也汝南翟子威爲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潁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爲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爲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潁川士雖慕忠讜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魏夏侯玄樂毅論曰夫求古賢之意宜以大者遠者先之必迂迴而難通然後已焉可也觀樂生報燕惠王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終始者與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以天下爲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至量務以天下爲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樂生之志豈其苟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令於天下也邁至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卽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求仁得仁卽墨大夫之義也任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也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之志我澤如春下應如草道光宇宙智者宅心然則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

兩邑乃所以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勢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也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

晉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見魏武皇帝處有中上莫不謂勝劉玄德也余以玄德爲勝夫撥亂之主先以能收相獲將爲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世人以玄德爲呂布所襲爲武帝所走舉軍東下而爲陸遜所覆雖曰爲呂布所襲未若武帝爲徐榮所敗失馬被創之危也玄德還據徐州形勢未合在荊州景升父

子不能用其計舉州降魏手下步騎不滿數千爲武帝大衆所走未若武帝北騎所禽突火之急也爲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爲張繡所困挺身逃遁以喪二子也然其忘克安忍無親董公仁賈文和恒以佯愚自免荀文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行兵三十餘年無不親征功臣謀士曾無列土之封仁愛不加親戚惠澤不流百姓豈若玄德威而有恩勇而有義寬弘而大畧乎諸葛孔明達治知變始王佐之才玄德無強盛之勢而令委質張飛關羽皆人傑也服而使之夫明闇不相爲用能否不相爲使武帝雖處安強不爲

之用也况在危急之間勢弱之地乎若令玄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傑而已哉又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多以固爲勝余以爲失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固煩省不敵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誠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皆書不如二也毀敗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旣造劄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詞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此真所以爲良史也又曰樂毅諸葛孔明之優劣夫以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強齊雪君王之恥固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莫不謂毅爲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爲強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爲仁夫孔明包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竒策泉涌智謀從橫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禪其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叙衆才文以寧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中國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無犯勲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謀謨弘遠雅規恢廓已有功則讓於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

納諫則改故聲烈振於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
貪夫廉余以為覩孔明之忠姦臣立節矣始將與伊
呂爭儔豈徒樂毅為伍哉

○名譽

實質莊子名者世用舉世坐馳應坐簧鼓駢明枝仁

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行浮於德蕩乎假吾傳子

名焉注言假為子以為衽命義狗身以疾不稱疾

世而名永終譽詩以永終譽勿取名魏文帝謂盧毓

有名如畫地作可責實虛毓對曰名不足以為得異人

善然後有名非所常惡乎成君子去仁聞然章聞然

章無聞四十五十而無聞必聞在邦為吏不好直不

恐人知為吏之跡為善無近名飾非釣名漢汲黯言

遠道干譽 斃斃為仁 踉跄為義 伯夷死名

烈士狗名

○質文藝文類聚

禮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

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又曰禮有以文為貴者天

子龍卷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

璪有十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

文為貴也禮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

質文

珪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䟽而寡此以素爲貴也 又曰壹獻質三獻文 左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又曰昭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公至自楚僖子病不能禮乃講學之 又曰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

賦相鼠亦不知也 論語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

哉吾從周 又曰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又曰質

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又曰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

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

之鞞猶犬羊之鞞 春秋元命苞曰正朔三而改文

質再而復 莊子曰夫澹泊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

之本道德之質 漢書曰周昌敢直言高帝欲廢太

子而立戚姬子如意昌廷爭之上問其說昌爲人吃

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

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卽罷 又曰陸賈少有

口辯高帝爲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

得之者賈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

其書曰新語 又曰曹參代蕭何爲相國無所變更
一遵何之約束日夜飲酒不事朝政參子密諫參參
咎之二百惠帝讓參參免冠謝曰高帝與蕭何定天
下法令旣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
可乎帝曰善百姓謂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
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 又曰張釋之
爲謁者僕射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盡不能
對虎圈嗇夫從傍代尉對悉響應無窮帝詔釋之拜
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也
上曰長者又問東陽侯張相如何人也上復曰長者
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効此嗇夫喋喋利
口捷急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以亟疾苛察相高無
惻隱之實是故不聞其過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
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而風靡爭以辯其實不
可不察也帝乃止 晉書曰殷慶元質畧有明規文
武可施用也

論魏阮瑀文質論曰蓋聞日月麗天可瞻而難附羣
物著地可見而易制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易
察質之用也文虛質實遠踈近密援之斯至動之應
疾兩儀通數固無攸失若乃陽春敷華遇衝風而隕

落素葉變秋旣究物而定體麗物若偽醜器多牢華
璧易碎金鐵難陶故言多方者中難處也術饒津者
嬰難求也意弘博者情難足也性明察者下難事也
通士以四奇高人必有四難之忌且少言辭者政不
煩也寡知見者物不擾也專一道者思不散也混濛
蔑者民不憊也質士以四短違人必有四安之報故
曹參相齊寄託獄吏欲令姦人有所容立及爲宰相
飲酒而已故夫安劉氏者周勃正嫡位者周勃大臣
不強不至華言孝文上林苑欲拜喬夫釋之前諫意
崇敦朴自是以降其爲宰相皆取堅強一學之士安

用奇才使變典法

魏應場文質論曰蓋皇穹肇載

陰陽初分日月運其光列宿曜於文百穀麗於土芳
華茂於春是以聖人合德天地稟氣淳靈仰觀象於
玄表俯察式於羣形窮神知化萬物是經故否泰易
趨道無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若乃陶唐建國成
周革命九官咸乂濟濟休令火龍黼黻晞鞞於廊廟
袞冕旂旒舄奕乎朝廷冠德百王莫參其政是以仲
尼歎煥乎之文從郁郁之盛也夫質者端一玄靜儉
嗇潛化利用承清泰御平業循軌量守成法至乎應
天順民撥亂夷世摘藻奮權赫奕不烈紀禪協律禮

儀煥別覽墳丘於皇代建不刊之洪制顯宣尼之典
教探微言之所弊若乃和氏之明璧輕穀之袿裳必
將遊玩於左右振飾於宮房豈爭牢僞之勢金布之
剛乎且少言辭者孟僖所以答郊勞也寡智見者慶
氏所以困相鼠也今子棄五典之文闔禮智之大信
管望之小尋老氏之蔽所謂循軌常趨未能釋連環
之結也且高帝龍飛豐沛虎據秦楚唯德是建唯賢
是與陸酈摘其文辯良平奮其權譖蕭何創其章律
叔孫定其庠序周樊展其忠教蕭彭列其威武明達
天下者非一士之術營宮廟者非一匠之矩也逮至
高后亂德損我宗劉朱虛軫其慮辟強釋其憂曲逆
規其模酈友詐其遊襲據北軍實賴其疇冢嗣之不
替實四老之由也夫諫則無議以陳問則服汗沾濡
豈若陳平敏對叔孫據書言辨國典辭定皇居然後
知質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餘

○風流

帖白

登樓

晉庾亮都督江荆鎮武昌佐吏殷浩之徒乘秋
月登樓不覺亮至將起避之亮曰諸君少住老

子於此與不淺便噉薤亮過陶侃侃坐噉薤留白云可
據胡牀竟坐譚論噉薤亮過陶侃侃坐噉薤留白云可

之乘月諷詠

袁宏臨海牛渚乘月與左右微服泛江會
術在船中諷詠聲既清會詞又藻援令終日清譚衍

宏在船中諷詠聲既清會詞又藻援令終日清譚衍
問之袁臨海耶尚遂就之升舟與譚

風流

卷一百三十一

一五

風流

字夷甫出補元城令樂廣王衍晉樂廣與王衍俱終日清譚縣務亦理樂廣王衍宅心事外見重於時天下言風流者王樂爲首

○鑒誠藝文類聚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又曰天道惡盈而

福謙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又曰帝曰

來禹浚水倣予成允成功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

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

天下莫與汝爭功又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

勿庸又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作無益害有益

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

畜珍禽竒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

賢則邇人安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

篲又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位不期驕祿不期侈

又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

又曰戒慎無虞罔失法度又曰戒之用休董之用

威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又曰殷鑒不遠

在夏后之世禮記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左傳

曰晉旣勝楚范宣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

佞何以及此天命不于常有德之謂也又曰禍福

無門惟人所召又曰臧孫云季孫之愛我美疹也

卷一百三十七 十六 鑒誠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疹不如惡石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論語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戒之在色及其壯也戒之在鬪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又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家語曰孔子去周而老子送之曰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 又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沒民非君不治民犯上則君危故君子不可不嚴也 又曰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子慎諸 又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富貴而敬愛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 又曰曾子曰狎甚則簡甚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其歡莊足以成禮而已矣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師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師尚父曰舜之居民上矜矜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之居民上翼翼乎懼不敢息 又曰吾聞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 管子曰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公曰何不爲寡人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在莒管仲無忘其束縛在魯甯戚無忘飯牛車下公避席再拜

鬻子曰昔周公使康叔守殷戒之曰無殺不辜寧失有罪亦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慎之 晏子曰君子居必擇鄰遊必就士可以避患也 又曰其文好者身必剝其角美者身見煞甘泉必竭直木必伐 又曰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 又曰人之將疾必先不甘梁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 孫卿子曰孔子對魯哀公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不危焉 又曰得師者王得疑者霸自爲謀莫已若者亡 又曰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曰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也常握髮吐餐以接天下士矣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帶以自緩董安于心緩佩弦以自急故能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王 淮南子曰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恩怨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韓詩外傳曰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國宣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夫明

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鄙語曰：不知爲吏，視已成事前車，覆後車誠。又曰：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寶而佩也。一曰：無內疏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已至而後呼天。說苑曰：魏武侯浮西河中流，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夏桀之君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不循仁政，湯放之。武侯曰：善。又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新序曰：齊王聘田巴先生而將問政。馬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羣臣。王召臣，臣改制鬻飾，問於妾奚若。妾愛臣，諛臣曰：佞臣臨淄水而觀，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諛王者衆，王能臨淄水見已之惡，過而自改，齊國治矣。戰國策曰：昔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漢書曰：楊惲失官，居家治產業，起室宅。孫會宗戒之曰：爲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恐，爲可憐之意，不當通賓客，有稱譽也。東觀漢記曰：馮勤遷司徒，是時三公多見罪退，上欲見令以善自殄，乃因讌見令以善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凌轢同列，竟以中傷人，臣放逐。

人音 卷一百三十七 十九
遭誅雖追加賞賜不足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之
覽照前世以爲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
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 又曰樊宏爲
人謙慎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天道惡
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
又曰班超爲都護以任尚代超尚謂超曰君在外
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
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而蠻夷懷
鳥獸之心難禁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人魚察政
不及得下和宜陽爲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

詩魏繁欽遠戍勸戒詩曰肅將王事集此揚土凡我
同盟旣文旣武郁郁桓桓有規有矩務在和光同塵
共垢各竟其心爲國蕃輔閭閻衍衍非法不語可否
相濟闕則云補 又雜詩曰世俗有險易時運有盛
衰老氏和其光遠瑗貴可懷 魏應璩雜詩曰細微
可不慎隄潰自蟻隙腠理早從事安復勞鍼石哲人
覩未形愚夫闇明白曲突不見賓焦爛爲上客思願
獻良規江海儻不逆狂言雖寡善猶有如雞跖雞跖
食不已齊王爲肥澤 晉嵇紹贈石季倫詩曰人生
稟五常中和爲至德嗜欲雖不同伐生所不識仁者

安其身不爲萬物惑事故誠多端未若酒之賊內以損性命煩辭傷軌則屢飲致疲怠清和自否塞陽堅敗楚軍長夜傾宗國詩書著明戒量體節飲食遠希彭聃壽虛心處冲默茹芝味醴泉何爲昏酒色

賦魏文帝戒盈賦序曰避暑東閣延賓高會酒酣樂作悵然懷盈滿之戒乃作斯賦惟應龍之將舉飛雲降而下征資物類之相感信貫徹之通靈何今日之延賓君子紛其集庭信臨高而增懼獨處滿而懷愁願羣士之箴規博納我以良謀 吳楊泉贊善賦曰伊善惡之所施乃禍福之爲階行德安而保身忘爲

害而自危故先民之有作執溫恭而不虧云顏冉之遭命怪禍福之參差夫二賢之履道歷千載而見知身旣沒而名存厥復戚乎何爲夫死生之有命非神明之所規故積善之家厥福惟昌積惡之門必有餘殃是以趙武好善厥胤以長三郟好勝厥身以亡古人從善如不及去惡如探湯何福德而難值而禍惡之易當

贊晉戴逵申三復贊曰嗜好深則天機淺名利集則純白離如此故識鑒逾昏驕淫彌太心與慎乖則理與險會然後役智以御險履險以逃害故陰陽寇其

內人力攻其外陰陽結則金石爲之消人事至則雖
智不足賴若然者雖翠幄華堂焉得而康之列鼎重
味焉得而嘗之 周庾信周公伯禽贊曰伯禽居魯
鳴玉來朝周公問政治國風謠北山有梓南山有橋
禮容雖備俯仰無驕

箴梁武帝凡百箴曰凡百衆庶爾其聽之事無大小
先當熟思思之不熟致成反覆其心不定不可施令
是曰亂常是曰敗政弗止辱身亦喪厥命勿恃爾尊
驕慢淫昏勿謂爾貴長夜荒醉日不恒中月盈則虧
履邪念正居安思危莫言爾賤而不受命君子小人

本無定性莫言人微而以自輕水清照靜表直影端
近取諸身無假遠觀猗歟哲人勿謂斯難

訓晉潘岳兩階銅人訓曰言之有戒託乎多士言之
不戒絕之由已無曰莫傳宣于四海無曰莫聞響振
萬里樞機之發榮辱之徵怨豈在大纖芥是興

誡漢東方朔誡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
與道相從首陽爲拙柳惠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
依隱玩世詎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
有羣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墮自盡者無多
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

無有常家 後漢鄭玄戒子曰宿業衰落仍有失誤
年入此歲而七十矣於禮可傳家事今我告爾以老
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
憂患展敬墳墓春秋觀省野物胡常扶杖出門乎家
事大小汝一承之求爲君子之道鑽研勿替敬順威
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已志可不深
念耶 後漢高義方清誠曰天長而地久人生則不
然又不養福祿以全其壽年飲酒病我性思慮害我
神美色伐我命利慾亂我真神明無聊賴愁毒於衆
煩中年棄我逝忽若風過山形氣各分離一往不復

還上士愍其痛抗志凌雲煙滌蕩棄穢累飄邈任自
然退修清以淨存吾玄中玄澄心翦思慮泰清不受
塵恍惚中有物希微無形端智慮赫赫盡谷神綿綿
存 魏王肅家誡曰夫酒所以行禮養性命歡樂也
過則爲患不可不慎是故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
得醉先王所以備酒禍也凡爲主人飲客使有酒色
而已無使至醉若爲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戒以
辭之敬仲辭君而况於人乎爲客又不得唱造酒史
也若爲人所屬下坐行酒隨其多少犯令行罰示有
酒而已無使多也禍變之興常於此作所宜深慎

魏王昶家誠曰夫立功者有二難功就而身不退一難也退而不靜務伐其功二難也且懷祿之士耽寵之臣苟患失之何所不至若樂毅帥弱燕之衆東破強齊收七十餘城其功盛矣知難而退保身全名張良杖劍建策光濟大漢辭三萬戶封學養性之道棄人間之事卒無咎悔何二賢綽綽有餘裕哉治家亦有患焉積而不能散則有鄙吝之累積而好奢則有驕上之罪大者破家小者辱身此二患也 晉嵇康家誠曰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當量其善者擬議而後動若心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恥躬不逮期在必濟若心疲體懈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以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未成而敗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榮華熠熠無結秀之効終年之勤無一日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叔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盛者也 吳陸景誠盈曰富貴天下之至榮位勢人情

之所趨然古之智士或山藏林窟忽而不慕或功成
身退逝若脫屣者何哉蓋居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
富貴榮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
背道道德喪而身隨之矣是以留侯范蠡棄貴如遺
叔敖蕭何不宅美地此皆知盛衰之分識倚伏之機
故身全名著與福始卒自此以來重臣貴戚隆盛之
族莫不罹患構禍鮮以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唯
金張子弟世履忠篤故保貴持寵祚鍾昆嗣晉李
充起居誡曰溫良恭儉仲尼所以爲貴小心翼翼文
王所以稱美聖德周達無名斯亦聖中之目也中人
而有斯行則亦聖人之一隅矣而末俗謂守慎爲拘
吝退懼爲怯弱不遜以爲勇無禮以爲達異乎吾所
聞也

雷宋顏延之庭誥曰若能服溫厚而知穿弊之苦周
明之德也厭滋旨而識空噉之急仁恕之功也豈與
夫比髮膚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哉罰慎
其濫惠誠其偏罰濫則無以爲罰惠偏則不如無惠
嫌或疑心誠亦難分動察竊鈇束裝盜金又何足論
也是以前王作典明慎議獄而僭濫易意火含煙而
煙妨火桂懷蠹而蠹殘桂然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

折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知其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唯夫金貞玉粹者乃能處而不汙其身耳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能使無堅苟非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由

銘後漢崔瑗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俗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身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藏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在涅貴不淄曖曖内含光

硜鄙夫介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魏下蘭座右銘曰重階連棟必濁汝真金寶滿室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艷色危身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閉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審慎汝口戒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塵無謂冥漠人不汝聞無謂幽冥處獨若羣不爲福先不與禍鄰守玄執素無亂大倫常若臨深終始惟純

書後漢崔駰與竇憲書曰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皆所不宜

而或蹈之者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尚賢之風駟幸得充下館序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者也 梁簡文帝誠當陽公書曰汝年時尚幼所闕者學可久可大其唯學歟所以孔丘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若使牆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梁孝元帝與學生書曰吾聞斲玉爲器論乎知道惟山出泉譬乎從學是以執射執御雖聖猶然爲弓爲箕不無以矣抑又聞曰漢人流麥晉人聚螢安有挾冊讀書不覺風雨以至朗月章奏不知燭火爲微所以然者良有以夫可久可大莫過乎學求之於已道在則尊 梁徐勉與大息山松書曰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中年聊於東田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仕實欲歌笑於斯經營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松竹成陰塋陌交通渠畎相屬茅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岑叢薄不無糾紛之興雖云人外城闕密邇凡爲人長殊復不

易當使中外諧縉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勉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畧以棄日也非徒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 梁范縝與王僕射書曰君侯匡輔聖朝中夏無虞既盡美矣又盡善矣唐堯非不隆也門有謗木虞舜非不盛也庭懸諫鼓周公之才也樂聞譏諫故明君賢宰不憚諤諤之言布衣窮賤之人咸得獻其狂瞽先王所以有而勿亡得而勿失功傳不朽名至今者用此道也

論晉潘尼安身論曰蓋崇德莫盛乎安身安身莫大乎存政存政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擊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始言不順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存乎中則憂患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 晉袁宏去伐論曰夫君者必量才任

以授官參善惡以毀譽課功過以賞罰者也苟伐其善必忘其惡於是怨責之情必存乎心希望之氣必形乎色此矜伐之士自賢之人所以為薄而先王甚惡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勞而不伐施而不德致恭以存其位下人不隱其功處不避汙官不辭卑唯懼不任唯患弗能故力有餘而智不屈遠咎悔而行成名立也

唐類函卷一百三十七

唐類函卷一百三十八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雲間董其昌校訂

人部十八

諷對問

諫

(謗諫)

(不諫附)

對見

○諷一類藝文類聚

毛詩序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禮記曰吳侵陳斬祀殺厲夫差使行人儀問太宰嚭曰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一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

厲之師與 左傳曰魏獻子為政梗楊人以獄上其
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閻沒汝寬欲諫饋入召
之食比置三歎魏子曰三歎何也對曰願以小人
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詳 晏子
曰齊景公樹竹令吏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拘之
將加罪焉晏子曰君聞吾先君丁公乎曰何如對曰
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有輿死人以出者
公怪之令視之則其中有金玉焉吏請殺其入丁公
曰以兵攻城以眾圖財不仁且君人者寬惠慈眾身
不妄誅令吏舍之公曰善令出斬竹之囚舍之 又

曰齊景公所愛馬暴死景公怒令刀解養馬者晏子
請數之云云詳 列子曰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
鉏仰而笑之公問何故笑對曰笑臣之鄰人也臣之
鄰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
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歎之也公乃止 呂氏春
秋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成公賈入諫曰有鳥止
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祥王曰是鳥
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
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十人所退者五十人羣臣大
悅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之時民有得罪者公怒縛

置殿下召左右支解之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而問曰古明王聖主支解人從何支始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 孔叢子曰陳惠侯大城因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二監吏將殺之孔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孔子曰美哉斯臺自古帝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赦所執吏 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士申護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乃有宿笑當祭之時臣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

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 又曰齊桓公逐鹿入谷見一老公問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谷以臣名之桓公曰視公儀狀非愚人何爲以公名之對曰臣故畜特牛生子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以臣爲愚故名愚公管仲再拜曰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駒者乎 又曰吳王欲伐荆舍人小孺子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王曰何沾衣如此對云云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利而不顧其後患也王曰善哉乃罷兵詳雀 新序曰趙簡子上羊開阪羣臣皆偏袒推車而唐會

擔戟行歌簡子曰寡人上阪羣臣推車會獨行歌不推車是會爲臣而侮其主其罪何若對曰臣侮主之罪當死死死者身死妻子爲戮也君雖聞爲臣侮主之罪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對曰智者不爲謀辯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鬪夫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爲使則指事不通勇者不爲鬪則邊境侵三者不使則君難保簡子乃罷推車又曰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問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

是以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翟黃翟黃趨而出次任坐坐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國語曰晉平公射鵠使豎襄搏之不得公怒將殺之叔向曰君必殺之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唐叔射鵠不得是揚吾君之耻速殺之無令遠聞君忸怩乃赦之史記曰秦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云云二世笑而止詳城又曰孫叔敖病將死屬其子曰貧困往見優孟後其

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孟曰無遠行時楚莊王欲以優孟爲相對曰請與婦人計之三日後優孟來王曰何如曰婦言無爲楚相孫叔敖盡忠以治楚楚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王乃召孫叔敖子以四百戶奉其祀又曰東武侯母嘗養漢武帝號太乳母乳母家子孫橫暴徙邊乳母當辭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卽入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入辭如其言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寧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上憐悲之乃下詔無徙乳母又曰田叔相

魯初到民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渠率二十人笞各五十怒之曰王非若王耶何敢言若王魯王聞之大慙東方朔傳曰人有煞上林鹿者武帝下有司煞之東方朔曰是人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煞人使天下以陛下爲重鹿賤人匈奴卽有急推鹿觸之武帝嘿然遂赦之詳鹿蜀志曰天旱禁酒釀者刑吏索得釀具欲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從先王遊見一男子行道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王大笑而原欲釀者詳酒世說曰桓玄好獵麇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桓道恭常自帶綿絳繩著腰中玄問用

此何為答曰獵好縛人士會被縛手不能堪痛也玄自此少差

諷二帖白

抒情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舍肉類考叔食舍肉欲以發問刺今陳古以刺今出入諷

諫寤主諷者言非面折事不指陳或義引古箴規今情見辭賦庶為寤主有以興物

補察 智在圖危 直惟惡訐 出入諷諫 朝夕

論思 臨食與歎闔沒言小人之心中 飲酒流涕晏

子為大臺之役 忠而謀國既三思而後行 敏以

寤君亦一言以為為智 君心有寤冀擇善而從之

臣節貴忠終惡訐為直者

詩漢草孟諷諫詩序曰孟為元王傳又傳子夷王及

孫王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曰肅肅我祖國自

豕韋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

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

會同王叔聽諧寔絕我邦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睠

南顧授漢于京乃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傳

是輔兢兢元王恭儉靜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爰及

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如何我王不思

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遊是娛人馬

悠悠是放是駟所弘匪德所親匪俊唯囿是恢唯諛

是信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問 魏
應璩百一詩曰年歲在桑榆東岳與我期長短有常
會遲速不得辭斗酒當爲飲無爲待來茲室廣致凝
陰臺高來積陽柰何季世人侈靡及宮墻飾巧無窮
極土木被朱光徵求傾四海雅意猶未康 晉趙整
諷諫詩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
誰攪令濁 又詩曰北園有一樹布葉垂重蔭外雖
饒棘刺內實有赤心 又諫歌曰不見雀來入燕室
但見浮雲蔽白日

賦楚荀况賦曰天下不治請陳危詩天地易位四時
異鄉列星隕墜旦暮晦冥幽暗登照日月下藏公正
無私見謂縱橫志愛公私重權以疏堂道德純備讒口
將將仁人詘約敖暴擅強天下幽險怨失世殃龜龍
爲輓蜓鴟梟爲鳳皇比干見剖孔子居匡昭昭乎其
智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
大行也暗乎天下之晦盲也璇玉璫琳不知佩也雜
布與綿不知異也閭姬子奢莫之謀也嫫母力父莫
之喜也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
呼上天曷惟其同 楚宋玉諷賦曰楚襄王時宋玉
休歸唐勒讒之於王曰玉爲人身體容冶內多微辭

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願王疏之玉休還王謂玉
曰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玉曰臣嘗出
行僕饑馬疲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更
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搖來排臣戶爲臣炊彫胡之
飯烹露葵之羹以其翡翠之釵挂臣冠纓爲臣歌曰
歲將暮今日已寒中心亂今勿多言臣復援琴爲秋
竹積雪之曲主人女又爲臣歌曰怵惕心兮徂玉牀
橫自陳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兮下黃
泉 又釣賦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泉上而
竝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泉天下之善釣者也
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線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中
可謂無術乎襄王曰善宋玉進曰今玄泉釣又焉足
爲大王言乎王曰子所謂善釣者何玉曰善釣者其
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鉤非鍼其餌非蠟也王曰願遂
聞之宋玉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聖賢爲竿道德
爲綸仁義爲鉤利人爲餌四海爲池萬民爲魚其釣
道微也非聖孰能察之王曰釣未可見也宋玉曰其
釣易見昔殷湯以七十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
可謂芳矣南面以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
可謂多矣羣生浸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釣可謂善矣

功成而不墜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夫竿折綸絕餌墮釣決魚失則夏桀殷紂不通夫釣術也 晉陸機豪士賦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修心以爲量者在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候微颺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未半古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微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哉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誇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匱之釁積成山岳豈不謬哉故聊賦焉世有豪士兮遭國顛沛攝窮運之歸期嘗衆通之所會苟時至而理盡譬摧枯與振敗因天地以運動恒才璫而功大於是禮極上典服盡暉崇儀北辰以葺宇實蘭室而桂宮撫玉衡於樞極運萬物乎掌中伊天道之剛健猶時至而必訐日罔中而弗晏月何盈而

不闕襲覆車之危軌笑前乘之去穴若知險而退止趨歸蕃而自戢推璇璣以長謝顧萬物而高揖託浮雲以邁志豈咎去之能集擠爲山以自隕歎禍至於何及

論魏曹植令禽惡鳥曰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讒殺孝子伯竒吉甫後悟追傷伯竒出游於田見鳥鳴於桑其聲噉然吉甫動心曰伯竒乎鳥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于蓋吉甫遂

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爲之說而今普傳惡之其實否也伯勞以五月而鳴應陰氣之動陰爲賊害蓋賊害之鳥也其聲嗚嗚然故俗憎之若其爲人災害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略也鳥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能有累於當世也而凶人之行弗可易梟鳴之鳴弗可更者天性然也昔荆之梟將巢於吳鳩遇之曰何去荆而巢吳乎梟曰荆人惡予之聲鳩曰子如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不易情也爲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昔會朝議者有

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乎有答之者曰嘗聞鳥反哺未聞梟食其母也問者慙悵不善也得螻者莫不馴而放之爲利人也得蚤者莫不糜之齒牙爲害身也鳥獸昆蟲猶以名聲見異况夫吉士之與凶人乎

○諫一 藝文類聚

尚書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周官曰保氏掌

諫王惡養國子以道也 鄭玄注曰諫者以禮義正之 禮記曰爲

人臣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

諫而不從則號泣而隨之 左傳曰公將如棠觀魚

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

器用則君不舉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

以講事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

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

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又曰宋華父督以郕大鼎

賂公納於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

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

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

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郕鼎在廟

彰孰甚焉 又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官之奇諫

諫

曰號虞之表也號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
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
虞號之謂也 又曰晉師爲楚所敗荀桓子請死晉
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
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煞之夫其敗也如
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論語曰事
父母幾諫 逸禮曰衛史鮑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
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
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能成禮死而置尸於
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吊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於

靈公公失容曰吾失矣立召遽伯玉而貴之召彌子
瑕而退之徒喪於堂成禮而後去 晏子曰景公有
所愛槐令吏守之犯槐者死有過而犯之者君令吏
收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明日早朝諫曰君窮民財
力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犯槐者死刑煞不稱賊
民之深者也君饗國德行未見於衆而刑辟著於國
嬰恐其不可以益國子民也公曰善罷守槐之役出
犯槐之囚 又曰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
曰君今旣已築臺矣又斂於民而爲鐘則民必哀矣
斂民哀以爲樂不祥非所以君民也公乃止 又曰

景公畋十有八日而不反晏子往見公比至衣冠盡
不正望遊而馳公見逆勞曰夫子何爲遽至國家得
無有故乎晏子對曰無恙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
皆以君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人無乃不可乎公
於是罷田即日歸 呂氏春秋曰越饑請食於吳子
胥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
仇讐敵戰之國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是
長吾仇讐財匱民怨悔無及也吳王不從後吳饑請
於越越弗與反攻之夫差爲禽 又曰衛靈公天寒
鑿池苑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哉苑

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民
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
宋厨有臭肉罇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厨肉臭
而不可食罇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饑色
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善 又曰楚靈王坐章
華之臺侍御數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孫叔敖入諫
曰昔桀紂行此而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
削百姓乖離今君內寵無乃太盛與靈王再拜曰寡
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幾傾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
數百人百姓大悅 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

重延壤百里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入諫
莊王曰昔虞不用宮之竒而晉并之曹不用僖負羈
而宋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桀然關龍逢而湯
得之紂然比干而武王得之遂趨出王遽追之曰吾
用子之諫先是說寡人者不足動寡人之心故皆至
死明日出令有能入諫者吾與爲兄弟廢層臺罷民
又曰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
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
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
聾喑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且合升斗之穀以滿倉廩

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
用一士之言也又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令於
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
稷有諫卽死無赦蘇縱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
愛死而不諫則非忠臣也乃諫莊王立鍾鼓之間王
左伏楊姬右擁越姬曰吾鍾鼓不暇何諫之聽縱曰
臣聞之好樂者迷荆國亡無日矣王曰善左執縱手
右抽佩刀刎鍾鼓之懸明日授縱爲相又曰晉靈
公造九層臺廢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
乃諫曰臣能累十三搏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吾少

學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卽以棊子置其下
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惛懼靈公扶伏氣息不續公曰
危哉危哉孫息曰臣謂是不危也復有危此者公曰
願見之孫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
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民叛亡鄰國謀議將興
兵社稷一滅君何所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乃至於此
卽壞九層之臺 史記曰趙肅侯遊大陸出於鹿門
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
下車而謝之 又曰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
遠方黔首未集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

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又曰沛公
入秦宮室幪帳重寶狗馬婦女以千數意欲畱居之
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張良諫曰夫秦爲無道
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編素爲資今始
入秦卽安其樂此所以助桀爲虐也且忠言逆耳利
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沛公乃還軍霸上 又曰高
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太子仁孝天
下皆聞之吕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必欲廢
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汗地帝曰公罷矣吾
特戲耳叔孫通曰太子者天下根本本一搖天下振

動柰何以天下戲 漢書曰郅都是帝時為中郎敢
 言直諫回折大臣於朝嘗從上入上林賈姬在廁野
 蕪入廁上欲自持兵收賈姬都伏上前曰一姬死復
 一姬進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太后聞之嘉賜
 都金百觔上亦賜金百觔詳 又曰薛廣德敢直言
 諫諍上幸甘泉因畱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
 極民人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
 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
 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又曰梅福上書諫
 成帝曰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

其所言諫可採取者秩以斗升之祿賜以一束之帛
 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
 下之條貫國家之表裏爛然可睹矣 又曰哀帝時
 杜欽諫曰臣聞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今
 漢承周秦之弊宜抑文尚質表實去偽臣竊有所憂
 言之拂心逆耳不言則漸日長禍不細臣聞玩色不
 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即愛寵偏於一人
 漢武故事曰汲黯諫上曰陛下愛才樂士求之無倦
 比得一人勞心苦神未盡其用輒已煞之以有限之
 士資無已之誅陛下欲誰與為治乎 東觀漢記曰

張湛爲光祿大夫數諫湛常乘白馬上每有異政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謝承後漢書曰陳蕃諫桓帝曰當今之世有三空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而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魏畧曰太祖欲征吳而雨霖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雖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賈逵乃諫太祖怒收逵送獄魏志曰辛毗字佐治能直諫文帝踐祚爲侍中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饑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

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冀州其計安出帝曰卿爲我徙之非耶毘曰誠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帝起入內毘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卿持我何太急耶毘曰今徙旣失人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吳志曰孫權旣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劔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煞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翻由是得免汝南先賢傳曰建武八

年車駕西征隗囂郭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
 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一作鞅帝不從遂上隴
 其後潁川兵起乃廻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郭憲之
 言

諫二 初學記

班固白虎通曰諫者間也更也是非相間革更其行
 也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
 曰闕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諷諫者智也知患禍之
 萌睹其未然而諷告焉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
 君心闕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却悅而復前以

禮進退指諫者信也指者質也質相其事陷諫者義
 也言國之害忘生為君不避喪身故孔子曰諫有五
 吾從於諷諫也者謂君父有闕而難言之或託興詩
 賦以見乎詞或假託他事以陳其意冀有所悟而遷
 於善諫也者謂事有不當指而言之上至君父下及
 朋友論之不疑必有所益故孔子稱君有爭臣父有
 爭子士有爭友此之謂也尚書曰每歲孟春道人以
 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
 有常刑又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禮記曰父母
 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

復諫又事君欲諫不欲陳陳謂言過於外又父母有過諫而

不逆孔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尺利

也顧子曰不諫則危君諫則危身三諫不從則去矣也

饋歎飲歌上詳諷晏子春秋曰景公起大臺歲

酒樂晏子歌終喟然流涕公止之後聖臣直前敘

漢書曰薛廣德字長卿為御史大夫直言諫爭上

出使門欲御樓船廣德頓首曰宜從橋上不悅光祿大

夫張孟進曰臣聞君聖臣直當車扣馬尚書洪範

乘船危就橋安上乃從橋當車扣馬五行傳曰

光祿大夫賀為帝天陰七日晝夜不見日月賀欲出行

上者陛下欲何之崔鴻前秦錄曰苻堅汗輪折

如鄴狩于西山伶人王洛扣馬而諫乃止汗輪折

檻漢書曰薛廣德諫上御樓船當乘輿免冠頓首曰

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又曰

成帝時朱雲上疏求見公卿在前雲曰願賜上方斬

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因指言張禹上大怒

曰庭辱師傅死罪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

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左將軍辛

慶忌扣頭流血諫曰此臣素狂直使其言非固當容

之上意解及當修檻上曰勿易之因而葺之以旌直

逆耳拂心三責五失

嗚呼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太公長有
齊國公不悅無幾梁丘據乘六馬公曰據與我和平
晏子曰此同也公作色無幾公使釀彗星晏子曰天
教也若受諫賢聖彗星將亡公色不悅及晏子卒出
位屏而泣曰昔夫子一日三責我今孰責寡人乎
王隱晉書曰齊王固輔政歲餘驕矜多過鄭方諫曰
王安不慮危就於酒色其失一王檄命當使天下穆
如清風今則不然其失二四夷交侵不以爲念其失
三興義人勞窮若不聞賑救之令其失四又與義兵
論功未息其失五固含忍曰孤不能以致五闕若無
子則不斷鞅攬轡上詳類聚段龜龍西涼記曰
聞其過不斷鞅攬轡呂纂斬馳游獵或馬奔溝塹之

問殿中侍御史王回控馬諫盡言 開說 劉向說苑

曰陛下宜憶袁盎攬轡之言 諫也 魏志曰明帝

言於君用則留不用則去謂之諫也 非破家為國

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 衛顛上疏曰非破家為國

殺身成君者誰犯顏色觸 犯顏 逆意 范曄後漢書

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 疏曰順顏者愛所由生逆

信義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爭

魏志曰明帝時衛顛上疏曰順顏者愛所由生逆

意者惡所從至故人皆順顏而避逆意又桓 屏几改

範世要論曰揣人之耳逆人之意不為諫爭 屏几改

容 免冠頓首 崔鴻前涼錄曰張駿譙羣寮議欲嚴

臣未見其可尊親犯令即令不行矣駿性嚴猛乃屏

几改容曰微黃生吾不聞過矣可謂忠之至也 范

曄後漢書曰帝嘗出銚期免冠頓首車前曰古今之

戒變不意而成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迴輿而還

諫三 北堂 稽于眾 尚書云稽于眾 逆於心 又云有言逆於汝心必

求諸 詢於芻蕘 毛詩云先人有 詢茲黃髮 尚書云詢

非道 周禮云師氏掌以嫖詔王 左右糾謬 尚書云實賴左右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

尚書云實賴左右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 有諫無訕 禮記云為人臣下者有 余違汝弼 尚書云余違汝弼

開說 劉向說苑

魏志曰明帝

非破家為國

范曄後漢書

犯顏 逆意

疏曰順顏者

愛所由生逆

屏几改

張駿譙羣寮

議欲嚴

屏

几改

范

曄

後漢書

犯顏

逆意

疏曰順顏者

愛所由生逆

問殿中侍御史王回控馬諫盡言

曰陛下宜憶袁盎攬轡之言

言於君用則留不用則去謂之諫也

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

殺身成君者誰犯顏色觸

犯顏 逆意

疏曰順顏者愛所由生逆

屏几改

張駿譙羣寮議欲嚴

屏

几改

范

曄

後漢書

犯顏

逆意

疏曰順顏者

愛所由生逆

屏几改

開說 劉向說苑

魏志曰明帝

非破家為國

范曄後漢書

犯顏 逆意

疏曰順顏者

愛所由生逆

屏几改

張駿譙羣寮

議欲嚴

屏

几改

范

曄

後漢書

犯顏

逆意

疏曰順顏者

愛所由生逆

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為大閹謂之太伯使其泄冶諫陳公曹羈諫曹君說苑曰昔陳靈後掌之

諫而殺之曹羈三諫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期欲以其妾為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蓋子

夕嗜芟子木有羊饋而無芟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弊於鄢羊尹申亥從

靈王之欲以隕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木能違若教之欲

以之道而去芟薦吾子經禁國而以規為瑱又曰靈欲薦芟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公子張驟諫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

執繩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他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

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臯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勉實之於耳對曰願君之用也故言不

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近臣盡規瞽史教誨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

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諍賦矇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

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在輿有旅賁之規倚几有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誦訓之諫又云左史倚相謗子臆怒而出曰女謂我故欲見以交微昔衛武公年九十五德箴於國曰

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

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贊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

以誦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子臆懼曰老之過也

也

也

諫四帖

諫四帖 (諫諫) (不諫附)

七人天子諍一士衆人之唯唯不伏蒲史丹伏削藁魏陳羣前後密諫得失每上封輒削

以須于出吾兵臨補袞闕仲山甫補之識履聲漢鄭崇數諫哀帝曰

我識鄭尚書履聲面折陳平謂王陵曰面折庭諍

不如頭軻後漢申屠剛諫帝出遊無隱可犯顏諫也

無隱謂論勿欺而犯之犯顏諫也箴王闕命百官輔

政得失也台德朝夕納諫以輔伏死是以取罪造辟穀

陽處父曰古者造辟而言規王詩序取罪造辟穀

詭辭而出出不以實告人規王規宣王也司聰汝為

將司獻藝傳百工量而入而後量故上無怨而下遠

罪也謂量其事過則匡傳過則匡之糾德掌糾萬人

意可否則後諫察過自卿大夫已下皆有父忠不諂君然則忠不

道察過兄弟弟以補察其過危言危行危行無道

立違不忌諫忘諫之以德危言危行危行無道

危行言孫危啓心沃心書故乃心史為書書其失瞽為

厲也孫順也詩諷刺不密則失易臣不密有益則為禮為人臣者

於君則不惡切諫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不諱危

身楚辭卜居云寧正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大夫規

誨規正也士傳言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並左匡

救其惡彌縫其闕為臣不易事君以忠夙

夜在公日月獻納一言興邦三進及雷李士

直能寤主 仁有殺身 獻可替否 治煩去

惑 開諫諍之道 闢忠讜之門 况當不諱之朝

宜勵勿欺之節 將表效於公忠 豈敢辭於戮

辱 既非言遜之朝 詎有身危之慮 居常不能

寤主 臨難徒欲愛君 辭親策名則將身許 危

君陷惡何以臣為 讜言嘉謀匡其不及 糾謬繩

愆格其非心 思紓國之難誠則盡忠 奮振王之

威如何無罪 在於交友猶忠告而導之 矧伊君

臣實惡訐為直者 盡忠守死誠謂殺身之仁 非

罪陷刑是重納君之惡 殷人守死雖曰比干之賢

魯史正名終書泄冶之罪 晉侯之召周王猶不

可以訓 鬻拳之懼楚子宜自納於刑 謗諫設木

防川 有道不議 君子惡訕 齊威賞

未信為謗 君子信而後諫 君子惡訕 齊威賞

相彼君子猶惡稱人之惡 矧伊忠臣豈宜揚主

之過不諫 墨刑 尸利 孔子

而不諫則 陷主不義 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

棄君於惡 欲死又益其侈 是棄君于惡何臣之為

昏不能匡 禍受其咎 秦醫和謂趙孟云

危不能救 禍受其咎 國之大臣榮其寵

八部 卷一百三十八 諫

君淫以生疾王不能禦天命不祐
情而上無由
聞過漢書
無由聞過
衆臣不盡
 不能寤主 子違汝弼 子不我思

寧違忤以納善 豈順從而忘危 事上以忠則宜
 身許 陷君於惡何用臣爲 苟賴其榮是爲尸利

不匡其失宜及墨刑 陳忠讜之言猶聞有賞
 廢獻替之義安得無辜 君子立誠猶不成人之惡

忠臣勵節豈可從君之昏

賦謝偃惟皇誠德賦曰惟皇王之迭代信步駝之殊
 規莫不慮失者常得懷安者必危是以戰戰慄慄日
 慎一日守勤守儉去奢去逸外無荒禽內無荒色惟

賢是授惟民斯恤則三皇不足五五帝不足六若夫
 恃智驕力狼戾僭強忠良是棄諂佞斯獎構崇臺以
 造天穿深池而絕壤厚賦重役積寶藏鏹無罪加刑
 有功不賞則夏桀可二殷辛易兩

表魏曹植諫伐遼東表曰臣伏以遼東負咀之國勢
 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軍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
 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制饑者也以臣觀之誠未易攻
 也若國家攻而必尅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
 地不足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
 是我所獲不如所失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師於

野然天時難測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於城下進則
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有歸塗不通道路濺
洳東有待釁之吳西有伺隙之蜀吳起東南則荆陽
騷動蜀應西境則雍涼參分兵不解於外民罷困於
內促耕不解其饑疾蠶不收其寒夫渴而後穿井饑
而後殖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爲當今之務
在於省徭役薄賦歛勸農桑三者旣備然後令伊管
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太平之
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於二敵何
懼於公孫乎今不恤邦畿之內而勞神於蠻貊之域

竊爲陛下不取也齊竟陵王上謹言表曰臣聞明
臺旣闢承雲之歌闡衢室爰啟南風之頌流莫非降
道燭輝紆靈浸澤陛下凝慶協圖席昌屬歷朝臨冬
暖海鏡春亭選議鈞俗觀風調紀垂聽革之典降聆
金之訓用能詩史無輟工頌有聞是故置四輔立七
諫正國度箴士闕臣謂當今宜崇諫司專事昭塞職
蹈寒諤績宣王文則優其寵秩厚其節禮庶獻鱣之
美方高聖代至乃靡衣媮食曾宇雕墉商貨浮侈田
萊蕪替棫樸爽流標梅失序勉民觀俗之宜設官立
事之要隨闕興規袞廢能補則壤詠無遠輟樂可追

書秦李斯上書諫始皇曰臣聞史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者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不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苞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散六國之從使之西向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

鳳之旗樹靈鱗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產一焉而陛下悅之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駿馬馱馱不實外廐所以飾後宮克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錦繡之飭不進於前而趙女不立於側也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民人此非所以跨海內也漢鄒陽上書諫吳王曰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修德則遊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干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裾乎然

臣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
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
忽察聽其言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衺服叢臺之下
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患淮南連山東之俠
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
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
衆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天譎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
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
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
羣牛腐肉之齒利劒鋒接必無矣漢枚乘上書諫

吳王曰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
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而上
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忠臣
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夫以一縷
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
深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人性有畏其影而
惡其跡者却背而走足迹愈多影愈疾不知就陰而
止影滅而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
勿爲福生無其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
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磨

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禮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爲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昔白起爲秦將南伐郢都北抗趙括以織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漢司馬相如上書諫武帝曰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一有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也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斯言雖小可以喻大

序梁元帝忠臣傳諫諍篇序曰富貴寵榮人所不能忘也刑戮流放人所不能甘也而士有冒雷霆犯顏色吐一言終知自投鼎鑊取離刀鋸而曾不避者其故何也蓋傷茫茫禹跡毀於一朝赫赫宗周滅成禾黍何者百世之後王化漸頽欽若之信旣盡解網之

仁已泯徒以繼體所及守器攸歸出則清警傳路處
則憑玉負屨事無暫舛意有必從所謂生於深宮之
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况惑褒人之
巧笑迷陽阿之妙舞重之以剗斲用之以逋逃亦有
傾天滅地汙宮瀦社之罪拔本塞源裂冠毀冕之釁
於是策名委質守死不二之臣以剛腸疾惡之心確
乎貞一之性不忍見霜露麋鹿栖於宮寢麥穗黍離
被於宗廟故瀝血抽誠披胸見款赴焦爛於危年其
滅亡於昔日冀桐宮有返道之明望夷無不言之恨
而九重懸遠百雉巖絕丹心莫亮白刃先指見之者

掩目聞之者傷心然後鳴條有不收之魂商郊致白
旗之戮

論漢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
能稱往古以廣王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吳王
怪而問之先生曰談何容易夫談者有悖於目而拂
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
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
其然也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
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將以為君
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

人臣之禮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故養
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
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
漢谷永與上音書曰夫上德厚則下愛深下愛深
則其謀忠其言至昔善治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
諱死以忠臣直友明史良醫靈著信龜咸得盡忠正
言不蔽兆吉故能遷谷延譽轉禍爲福

○對見帖白

殿坐魏志鍾繇字元常有疾拜起不得時華歆亦以
是三公有疾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虎賁輿上殿就坐自
以爲故事 庭詰汲黯庭詰衣褐見漢虞將軍與婁敬解衣敬曰衣

帛衣帛見衣 被酒伏後漢劉寬字文饒每引見帝令

問太尉醉即寬對曰臣下不敢贊引呼魏游楚爲隴

封侯引上殿不習朝覲被詔登不知儀式帝令侍臣

笑勞之盤辟拜漢何武舉方正士召見書接書日盱食

張湯每朝奏事天子曰此食承敷奏以言延問誤

於上前漢夏侯勝質朴守正簡易無威儀見時謂讀

於上前班游進讀羣上前背議漢公孫弘嘗與公卿

黜曰齊人多詐始與御前折後漢馬武字子張爲

臣等議而今背之 笑其質訥後漢劉琨曰前在

醉在御前折同列言其 笑其質訥後漢劉琨曰前在

長短帝故縱之以爲樂也 笑其質訥後漢劉琨曰前在

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

此現日偶然耳左右笑其質訥帝歎曰乃長者之言

對見

不知儀式詳陛下嘉言百侯勝常見出道上語上聞

之嘉言布於天下至今見天子休命對揚天子休命造辟而

言也辟召詭辭而出諫書思對命禮史進造膝諫事

天威不違顏咫尺進止有常度漢霍光字子孟每出

揚於王庭不可書傳史范

○對問帖

不希旨苟合漢孟光字子夏習漢制上有所問據經

所言輒輒據經以對蜀志譙周字允南雖不預事以

對咨訪吳志闕澤字德潤每朝廷清問上陳下

問大議經典所疑輒咨訪之

唐類函卷一百二十九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雲間董其昌校訂

人部十九

說

辭附

嘲戲

○說藝文類聚

左傳曰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

若使燭之武見秦軍師必退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

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

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

鄰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不闕秦

說

唐類函卷一百三十八終

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悅 又曰晉郤
缺言於趙宣子曰晉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
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弗柔何以示懷非
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
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宣子悅之 又曰吳伐楚入
郢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荐食上國虐
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
德無狀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也君其
取分焉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秦立依於庭牆而哭
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又曰楚

子嚮魯昭公於新臺好以六屈旣而悔之遠啓疆圉
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
久矣寡君無適與也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戰國
策曰范雎謂秦王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涇
渭右隴蜀左關坂戰車千乘奮卒數百萬以秦卒之
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放韓盧而逐狡兔也霸
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
爲秦謀不忠大王之計有失也 又曰秦惠王以女
爲燕太子婦燕文公卒齊王因燕喪攻取十城蘇秦
說齊王再拜而賀迎而弔齊王曰何慶弔相隨之速

也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充腸而與死同患夫燕雖弱小強秦之壻也王利其十城而與秦爲仇以招天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王曰然則奈何對曰王能聽臣莫如歸燕城卑辭以謝之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地必德王燕無故得十城燕亦德王是王棄強仇而立身厚交也齊王大悅乃歸燕城又曰秦王謂趙使者諒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煞此兩人則可若不能煞請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華陽君涇陽君大王以孝悌聞於天下衣

服之使於體膳羞之慊於口未嘗不分輿馬衣裘無非大王之服今受大王之嚴令以報弊邑之君不敢弗行無乃傷華陽君之心乎又曰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弊邑有寶璧一雙文馬一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弊名醜而實危爲王不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又曰趙且伐燕蘇代謂惠王曰今者來過川螾方出曝而鷓啄之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螾將爲脯螾亦謂鷓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鷓

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
互相交兵恐強秦之爲漁父也故願王熟計之惠王
曰善乃止 又曰昭陽爲楚伐魏移兵而攻齊陳軫
爲齊王使見昭陽曰今子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
竊爲公譬之可乎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
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蛇先成
者飲酒一人蛇先成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
爲足爲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
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畫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
魏殺將得八城又移師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名

足矣冠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
死爵且偃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歸 又
曰衛客事魏王三年不得見乃見梧丘先生許之以
百金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吾聞秦出兵未知所之
願王專事秦無他計王曰諾客趨出至郭門而反曰
臣恐王事秦之晚也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
過緩今王於事已者緩安能急於事人衛客事王三
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又曰
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王曰夫以韓卒之勇被堅甲帶
利劔一人當百不足云也夫以韓卒之勁與王之賢

乃欲事秦爲天下笑無過此者大王事秦秦必求宜
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求之予之則無地以給不
予則棄前功而受後禍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
厭以有盡之地而應無已之求鄙語曰寧爲雞口無
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事秦何異牛後乎 又曰秦
王與中期爭論而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去人爲
中期說秦王曰此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
紂必殺之矣王因弗罪 史記曰李斯說秦王曰自
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
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

之大王之賢由竈上掃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矣今
急而弗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弗
能并也秦王聽其計 又曰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
曰臣聞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閔與今
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遠鬪其鋒不可
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
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
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
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
麾下 又曰酈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所歸乎齊

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向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又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責殺義帝之罪降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卽以入其士蜀漢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坂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乃聽酈生 又曰高祖使陸生賜尉佗印爲南越

王陸生進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禍且及身也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漢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漢書曰項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月乃降羽悉令男子年十四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今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 又曰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爲燕軍所獲燕

因留之欲與分地趙有廝養卒乃走燕壁問曰何知
臣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
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
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
箠下趙數十城亦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
同日道哉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兩人名
爲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
易燕况以兩王左提右挈而責直義殺王滅燕易矣
燕以爲然乃歸趙王東觀漢記曰隗囂既立使聘
平陵方望爲軍師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

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
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宜急立高廟
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囂從其言
又曰隗囂將王元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
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敗壞今南有子陽北有文
伯江湖游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
基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取西河
東收三輔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
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蓄養
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

其弊猶足以霸囂然其計又曰功曹李熊說公孫述曰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卽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遂自立爲天子又曰鄧禹聞上安集河北卽杖策北渡追及於鄴禹進曰三輔假號徃徃羣聚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尊王安民者也明公雖建蕃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

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上大悅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奔冀州董卓購募紹伍瓊說卓曰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必無患矣卓以爲然又曰曹公軍至新野傅巽說劉琮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御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凶之道也願將軍勿疑漢晉春秋曰鍾會

陰懷異圖姜維見而知其心乃說之曰聞君自淮南
以來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震世民高其功而主
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而見
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
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公何不法陶朱
汎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峩眉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
曰為全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所
能盡無煩老夫矣

說二白帖辭附

賜璧史虞卿游說士也躡絳擔登說趙孝成王一見
賜金百鎰白璧一雙用見命為上卿登長柄笠

送金蘇秦抵掌而談李掉舌下齊蒯通曰酈食其伏

七十談笑却秦魯仲連談笑長短縱橫短縱橫之術

燁燁謫誰文選說燁燁緩頰說漢王謂酈食其曰緩頰

甘辭說盜跖責仲尼云子矯尾厲角秦張儀一體也

然其矯尾厲角含吐縱橫張儀蘇張破橫

不如蘇秦是能分人主之地也破橫散從蘇張破橫

說之士無口舌得官敬婁辯說得黨榮辱在茲樞機

榮辱甘言誘我行不苟合義在取容否臧於

人利害於已巡其邦國建以功名韓信伏

誅不取蒯通之說黥布受戮無收朱建之謀○辯

害義家語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服口莊子曰服人之心離合離

合異也趙人公孫龍為堅白之譚折角五鹿岳岳

解環文子解連膠言辯而不依禮美言老子美言

說楚聲絕秦呂相陳說利害家語子貢曰願齊楚合戰

利害使二國釋患唯賜能之子曰辯哉論議名節漢書婁護為人短小

聽之者竦然長安號曰婁君卿之唇舌陸賈宏辯有辯伊籍應聲蜀伊

籍應聲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十人皆辯士宰子

蘇秦張儀范睢蔡澤莊周公孫一日伏千人齊有辯

龍惠施桓玄十人皆辯士也於狙丘稷下置館毀三皇而訾五帝一日伏千人有

魯連子謂巴曰先生之言似梟者惡人也巴乃終身蘇秦

杜口不駟白馬之劇譚遊縱碧雞之雄辯公孫

陳六雄之利害以拒秦六國合子夏變五國之興衰

以存魯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十河注泉湧

喋喋利口截截論言彈射滅否商權得失

言惟可矣利亦溥哉未可擇辭所宜從志

雖子貢之言億則屢中而老聃之戒多言數窮

書齊魯仲連與燕將書曰吾聞智者不背時而棄利

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忠廢名滅

後世無稱非智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

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申其鉤篋也傳

公子糾而不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三行者鄉里不

通世主弗臣使管仲終窘抑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

通世主弗臣使管仲終窘抑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

為辱人然而管仲棄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使為五伯首名高天下光昭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而喪地千里使曹沫計不顧後即不免為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夫三北之恥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反之天下振動名傳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弊也公其圖之漢司馬相如論難蜀父老書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

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結軌還轅東向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收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也使者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且夫賢君之踐位也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懷生之倫靡

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
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君臣易位尊卑失序
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舉踵思慕若
枯旱之望雨故乃關沫若微泔河鏤靈山梁孫原創
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以假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
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方將增太山之封
鳴和鸞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觀者未覩吉聽者未
聞音猶鷦鳴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數澤
於是諸大夫喟然稱曰允哉漢德此固鄙人之所願
聞也 後漢朱浮與彭寵書曰朝廷之於伯通恩亦

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
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
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
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
鏡鬪影何施眉目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鷗臬之逆
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生爲世笑死爲愚
鬼不亦哀乎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
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
而退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 後漢
馮衍說曰皇帝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業之勁推

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繼高祖之
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
功無與二天下因以去亡新就聖漢故易以樹恩布
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蜚鴻毛然而諸將鹵掠
至乎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殄盡
其財產寃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
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民惠愛之誠
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舉踵而望
者非特二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在於珪璧束脩
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

中興之主齊桓霸強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申
甫安其疆宇况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
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卽力屈民
愁卽變生今邯戰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兵革雲
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乎魏阮瑀爲魏
武與孫權書曰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用成
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
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
恩如骨肉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不能遠度孤心近
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常思除棄

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祚流後嗣高帝設爵以延
田橫世祖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
至情願聞德音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
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
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
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若能內取
子布外擊劉備以効赤心用復前好者則江表之任
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 晉孫楚爲石苞與
孫皓書曰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
劉備震懼逃迹巴岷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

浩汗無涯假氣遊竟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倡和
互相扇動拒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
共相終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獨見之鑒與衆
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
同心上下用力威稜奮伐深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
膽氣小戰江界成都自潰曜兵劔閣而姜維面縛開
地五千裂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
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號滅虞亡韓并魏
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方今百寮濟濟俊乂
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

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流通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剗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 晉劉琨與石勒書曰將軍誕稟雄姿勇略自然大呼於紛擾之中奮臂於駭亂之際發迹河朔席捲兗豫飲馬江沔折衝淮漢自古名將未足爲踰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聚徒百萬而莫爲已用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將軍豈知然乎存

亡夫在得王成敗要在所附得王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剗而終殄滅者也赤眉盛於東海黃巾連帶三州張昌李辰僭逆荆豫或擁衆百萬橫逆宇內所以一旦敗亡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劉聰父子戎狄凡才乘釁肆毒寇虐人神殺父害弟偷竊位號自古及今豈有聰比而可以正天下者乎見將軍明鑒灼然所宜懸了者也况附聰之弊漸以彰著資財不爲已用名位不可得守有若晨霜秋露雲霧之氣雖朝凝而夕消暫見而尋沒也今將軍附賊而望爲民主不亦難乎 晉桓

玄與劉牢之書曰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則覆族以是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唯理是宅保其富貴全其勲業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俱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笑哉夫明者見於無形愚夫安於所耽二者成敗惟君圖之 宋謝莊爲朝臣與雍州刺史袁顓書曰夫夷險相因興革連數或殷憂而啓聖明此旣闇於聞見天道輔順謳歌有奉高祖之孫文皇之子德洞九幽功貫二曜匡拯家國提敏蒼生若不南向子民將使神器何主當誓衆奮戈剪此朝食若自延過聽迷途未遠聖上臨物以仁接下以

愛豈直雍齒先封乃當射鉤見相矣 梁簡文帝與魏東荊州刺史李志書曰卿門世英葉中州舊族自金天失馭帝鼎南遷衣冠播越不及俱邁豈可屈志羶戎久淪胡壤今皇師外掃天鉞四臨海蕩電飛雲蒸雨合所摧所尅是卿之具聞也且僞國沸騰四方幅裂主虐臣姦牝雞亂政若能早識事機翻歸有道豈直圖形長樂刻像鍾鼎時事易差相思勉勵但明月闇投昔人爲誡隣蕃贈藥有可虛懷密驛輕郵測望歸簡 梁邵陵王蕭綸與元帝書曰先朝聖德治天下九親維睦四表無怨誠爲國政實亦家風弟弘

識遠鑒無俟傍說事重情切不能默已勞兵損義虧
 失多矣可謂吞冰療寒揚湯止沸侯景所以未敢窺
 兵江外正謂蕃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是為
 代景行師昔廉藺二虎且猶不鬪况弟與湘雍方須
 叶力唯親惟急萬倍於斯同怨同恥尤甚昔事豈得
 各恣目前不思久遠安臥積薪日待焚熾狂夫尚猶
 阻之智者反致其惑所冀聽識一聞斯悟梁丘遲
 與陳伯之書曰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燕雀之
 小智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王立功展
 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

且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慄對穹廬以屈膝又何
 劣邪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鷺亂飛見故
 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昔撫弦登陣豈不愴恨所以
 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
 情哉

○嘲戲一

藝文類聚

毛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左傳曰晉人或以廣
 隊不能進楚人憇之脫屣少進馬還又憇之拔旆投
 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晏子春秋曰
 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為小門於大門側而延晏子晏

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爲無人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爾又曰晏子使楚楚王謂左右曰晏嬰習辭者也吾欲傷之若坐定縛一人來及嬰坐左右縛人王問何謂者曰齊人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善盜乎晏子對曰嬰聞橘生江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爲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爲盜耶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

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盍盍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燕人未聞以飲也平原君曰卽如先生言則此言何出子高曰出於嗜酒者蓋其勸勵探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忻然曰吾弗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漢書曰東方朔自公卿在坐朔皆傲弄無所爲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喻當世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若以召公

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
於後下莊子爲衛尉臯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
爲少府子貢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孫叔
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王子慶忌爲期門士乃大
笑 續漢書曰邊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
人韶口辯曾晝假臥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
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先爲字腹
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坐與孔
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 蜀志曰張裕饒鬢先
主嘲之曰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

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卽荅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
爲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署涿
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鬢故裕云此也 又
曰蜀遣鄧芝使吳孫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
理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
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
之誠款乃當爾耶 魏略曰丁謚父斐初隨太祖太
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太祖征吳斐隨行以家牛羸
困私易官牛坐免官後太祖調斐曰文侯印綬所在
斐知見戲對曰以易餅太祖大笑謂左右曰東曹毛

人語 卷一百三十一 十九
掾數白此家欲我重治我非不知清良也譬如人家
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
官如初 又曰太祖請會啁王朗曰飲不能効君昔
在會稽折粳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宜適難值如朗昔
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 吳志曰
蜀使張奉使於孫權前以姓名啁闕澤澤不能荅薛
綜下行酒因勸云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
目句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君吳邪綜應聲曰
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
喜笑而奉無對 典略曰魏文帝嘗賜劉楨郭落帶

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爲像因書調楨云穴物因人爲
譽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
不反也楨荅曰開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隋侯之珠
燭衆女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豐貂之尾綴侍
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
千載之上皆亦未能初接於至尊也貴者所御賤者
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
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
納也 王隱晉書曰武帝問郗詵卿自以爲何如詵
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若

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詔曰吾與戲耳晉
中興書曰刁彝於桓温坐嘲韓博曰君是韓盧後博
誤曰卿是韓盧後温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
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
則爲刁也一坐推歎焉沈約宋書曰何承天除著
作郎年時已老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常
呼爲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皇將九子妳母何言耶
又曰劉義基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謂義
基曰陸士衡詩曰營道無烈心其義若何義基荅曰
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青江表傳曰孫權以郵

泉爲郎中嘗爲之言卿好於衆中面陳或失禮敬寧
不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朝廷上下無諱實
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宴權乃怖之命提出有司治
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
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無憂至死當出閣感惟威
靈不能不顧耳諸葛恪別傳曰孫權嘗讌見蜀使
費禕逆勅羣臣使至伏食勿起至權爲輟食而羣下
不起禕調之曰鳳皇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知伏食
如故恪荅曰爰植梧桐以待鳳皇有何燕雀自稱來
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文士傳曰棗據朝沙門于

法龍曰今大晉弘廣天下爲家何不全髮膚去袈裟
舍故服被綺羅入滄浪濯清波隨太陽濯春華而獨
上違父母之恩下失夫婦之匹雖受布施之名而有
乞丐之實乎 顧凱之家傳曰愷之見謝萬因論神
仙謂曰仙者之乘或羊或鹿使君當乘何物耶使君
曰居家者遇物斯乘卿輩卽轅中客也 語林曰劉
道真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採旅劉調之曰女子
何不調機利杼而採旅女荅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
而牽船 又曰道真嘗與一人共索稈草中食見一
嫗將二兒過並青衣調之曰青羊將兩羔嫗荅曰兩
猪共一槽 又曰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欽遲之
旣見乃甚癡便欲嘲棄之玄度爲之作賓主相對真
長歎曰玄度爲弟婚施十重鐵步障 又曰鍾雅語
祖士言我汝潁之士利如錐卿燕代之士鈍如槌祖
曰以我鈍槌打爾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何可得打祖
曰旣有神錐亦有神槌 又曰辛恭靜見司馬太傅
問卿何處人荅曰西人太傅應聲戲之曰在西頗見
西王母不荅曰在西乃不見西王母過東已見東王
公太傅大愧 又曰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醉拜
不能起帝呼人扶虞嘯父荅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

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勅疏取語於是為風俗人相嘲調輒云好語疏取世說曰庾元規語周伯仁曰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樂毅耶庾曰方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塘突西施耶又曰諸葛瑾為豫州別駕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荅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復云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荅曰豈惟四凶亦有丹朱又曰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為是幾艾鄧荅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又曰桓南郡出射有劉參軍與周參軍

同用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相捷周曰何至受卿捷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捷而况於卿又曰謝太傅始有東山之志桓公見藥中有遠志公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以一物二稱謝未即荅郝參軍荅曰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公殊有愧色又曰司馬太傅齋中坐天明月淨歎以為佳謝景重荅曰意謂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欲滓穢太清耶又曰荀鳴鶴陸士龍二人俱會張茂先坐共語陸曰雲間陸士龍荀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

弓殼爾矢荀荅曰本謂是雲龍駃駃乃是山鹿野麋
獸微弩強是以發遲

嘲戲二帖 狎侮併

題驢面 吳諸葛瑾字子瑜面長似驢吳王使題其上

以驢賜覓鸚父 吳諸葛恪侍權坐有白頭鳥集殿前

恪詳驢覓鸚父相弄諛如此有司俱不罪

子無戲 周公謂成王先祖相譏後至謂曰君行常在

人前今何在後純曰且有小市井事不以此相譏

戲之 子曰前言戲之耳謂斬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

囚也吾不敬子矣萬病之遂諛浪中是悼 旁狎

禮不旁狎旁疆 啓寵 無啓寵 玩人德侮予 或敢弱不

好弄 傳夷吾弱不 禮不戲色 禮 中酒而作 文選 鄱陽

而作何晏曰鄱陽 沒齒不敢 成王沒齒言 士女相諛 惟

惡戲難與為曹 沒齒不敢 成王沒齒言 士女相諛 惟

與女伊前後相譏 晉孫綽與公好譏調與習鑿齒共

其相諛 前後相譏 行綽在前顧謂習曰沙之汰之瓦

礫在後習曰簸之 狎侮 盡其心 矜莊 鄭玄詩箋云

張有弛不常矜莊 子雲之解客嘲 孟堅之荅賓戲

故有戲諛之耳 鍾馬有利錐之戲 士龍有白雉之嘲 孝先畫

寢弟子與便腹之嘲 言偃絃歌仲尼發割雞之戲 詩 晉李充嘲友人詩曰同好齊歡愛纏綿一何深子

既識我情我亦知子心燕婉歷年歲和樂如瑟琴良

辰不我俱中濶似商參爾隔北山陽我分南川陰嘉
會囟克從積思安可任日想妍麗姿耳存清媚音修
晝興永念遙夜獨悲吟逝將尋行役言別涕沾襟願
示降玉趾一顧重千金

文漢東方朔荅客難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
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
聖王之義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辨智
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
不登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東方先生仰而應曰蘇
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

兵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今則
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安於覆盂動猶
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尊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
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
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雖欲
盡節効情安知前後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
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 漢揚雄解嘲曰客
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析人之珪儋人
之爵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盛明之世
處不諱之朝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

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
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
然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揚子笑而應之曰客
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
解結羣鹿爭佚士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
者貧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散以禮
樂風以詩書天下之士雷動而雲合魚鱗雜襲咸營
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臯陶戴纒垂
纓而談者皆以爲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
且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涯

渤海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鳥飛不爲之少向使
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
又安得金紫且吾聞之也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
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
爰靜遊神之廷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
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
世則謬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
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
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而曹隨留侯畫策陳平
出奇功若泰山響若砥頽雖其人膽智哉亦會其時

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後漢班固賓戲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以聖哲治世棲棲遑遑孔席不暇墨宓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響震徒枕經籍紆體衡門潛神默記亘以年歲然而器不貴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雖持辯如濤波擣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主人曰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勢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突音要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

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騫當此之時搦朽磨鈍鉛刀皆能一斷商鞅挾三術以讚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朝爲榮華夕而憔悴福不盈眦禍溢於世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而徵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旣遵其身乃囚秦貨旣貴厥宗亦墜方今大漢洒掃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譬猶夫草木之殖山林魚鳥之毓川澤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

賓曰若夫鞅斯之倫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
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
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
神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皆俟命而神
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冊展無窮之勲也
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末逢蒙絕技
於弧矢班輸摧巧於斧斤僕亦不任則技於彼列故
密邇自娛於斯文 後漢崔駰達吉曰往者揚雄設
言客有難玄之尚白應以戰國之士若范蔡鄒衍乘
釁和傾誑曜諸侯以干濁世之寵或人亦有觀我之

澹泊故比方昔問以難余余略依前訓以報焉或說
已曰今子韜韞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遊高談有日
然下不步卿相之庭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於贊
已退不瀆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蓋高樹靡
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荅曰有是乎苟欲
免吾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昔堯舍威而
臯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
而陳平權及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銘昆吾之冶
勒景襄之鍾今聖上之育斯民也樸以皇質彫以唐
文六合怡怡比屋爲仁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

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壇而樓處叫呼銜鬻懸旌
 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曝智曜世固以干祿非仲尼之
 道也 後漢崔寔答譏曰客有譏夫人之享天爵而
 應睿哲也必將振民毓德弭難濟時故或階媵以納
 說或桎梏而不辭或擊角以自銜或養老以待期及
 其規合策從勲績克章撥亂夷險九合一匡聖人大
 寶唯斯為光今子遊精太清潛思九玄勵節縹霄抗
 志浮雲口願甘而嘗苦身樂逸而長勤志求貴而永
 卑情好富而困貧慕榮名而失厚思慮勞乎形神答
 曰子徒休彼綉衣不知嘉遁之獨肥也且麟隱於遐

荒不紆機弄之路鳳皇翔于寥廓故節高而可慕李
 斯奮激果失其度胥種遂功身乃無處觀夫人之進
 趨也不揣已而干祿不揆時而要會或遺否而不遇
 或智小而謀大纖芒毫末禍亟無外榮速激電辱必
 彌世故曰愛餌銜鉤悔在鸞刀披文食黍乃啓其毛
 若夫守恬復靜澹爾無求沈緝濬壑棲息高丘雖無
 炎炎之樂亦無灼灼之憂余竊嘉茲庶遵厥猷 後
 漢蔡邕釋悔曰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今夫子
 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器覃思典籍韞韞六經安貧
 樂賤與世無營曾不能登天庭叙彝倫掃六合之穢

愚清宇宙之埃塵小子惑焉胡老曰若公子所謂覩
曖昧之利而忘昭晰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
敗者已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
銳雷駭風馳霧散雲披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
組流離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花離蒂而萎條去榦
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
利端始萌害漸亦芽貪夫殉財夸者死權瞻仰世事
體躁心煩暝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修路
慕麒麟而增驅車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
願榮未副從而顛踣九河盈溢非一曲所防帶甲百

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
而累堯湯乎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究緒履霜知
冰踐露知暑魏陳琳應譏曰客有譏余者云聞君
子動作周旋無所苟而已矣今主君鍾陰陽之美總
賢聖之風固非世人所能及遭豺狼肆虐社稷隕傾
旣不能抗節服義與主存亡而背枉違難耀茲武功
徒獨震撲山東剝落元元結疑本朝假拒羣姦使已
蒙噂沓之謗而他人受討賊之勲捐功棄力以德取
怨今賤文德而貴武勇任權譎而背舊章無乃非至
德之純美而有闕於後人哉主人曰是何言也夫兵

之設亦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懲淫慝也夫申鳴違父
樂羊食子季友鳩兄周公戮弟猶忍而行之王事所
不得已也而况將避讒慝之嫌棄社稷之難愛暫勞
之民忘永康之樂此庸夫猶所不爲何有冠世之士
哉昔洪水滔天汎濫中國伯禹躬之過門而不入率
萬方之民致力乎溝洫及至簫韶九成百獸率舞垂
拱無爲而天下晏如夫豈前好勤而後媮樂乎蓋以
彼勞求斯逸也夫世治責人以禮世亂則考人以功
斯各一時之宜故有論戰陣之權於清廟之堂者狂
矣陳俎豆之噐於城濮之墟者則悖矣是以達人君

子必相時以立功必揆宜以處事孝靈旣喪姦官放
禍棟臣殘酷宮室焚火主君乃芟凶族夷惡醜蕩滌
朝姦清澄守職也旣乃卓爲封蛇幽鳩帝后強以暴
國非力所討違而去之宜也是故天贊人和無思不
至用能合師百萬若運諸掌者義也今人主以寬弘
爲宇仁義爲廬若地之載如天之燾故當其聞管籥
之聲則恐民之病也見羽毛之美則懼士之勞也察
稼穡之不時推民之匱也臨臺觀之崇高則恤役之
病也是以虚心恭已取人之謨闢四門廣諫路貴讜
言賤巧僞慮不專行功不擅美咨事若不及求讐恐

不聞用能使賢智者盡其策勇敢者竭其身故舉無遺闕而風烈宿宣也

唐類函卷百四十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雲間陸禹言校訂

人部二十 別上

○別上 藝文類聚

毛詩曰出宿于沛飲餞于禰 又曰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 又曰之子于歸遠送於野 又曰有女仳離慨其歎矣 禮記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 詳禮 家語曰孔子去周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之以財仁者送之以言吾

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世之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闳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受教 呂氏春秋曰吳起行魏武侯送之絕河西與起相辭曰何以治西河對曰以忠信 孔叢子曰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李節者與相友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吾謂二子丈夫爾

乃今知其婦人也人豈鹿豕也哉而常羣聚乎 吳

越春秋曰句踐伐吳乃命國中與之訣而國人悲哀

皆作離別之聲 又曰句踐入臣於吳羣臣送至浙

江上臨水祖道大夫種為祝句踐舉杯垂涕 漢書

曰武帝幸平陽公主家衛子夫得幸主因奏子夫送

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去矣即貴願無相忘

又曰疏廣與兄子受並為皇太子師傅廣遂上疏乞

骸骨上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遂為設祖道供帳

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訣去或歎息為之下泣

又曰李廣利將兵擊匈奴丞相為祖道至

詳太子 太傅 又曰李廣利將兵擊匈奴丞相為祖道至

渭橋 又曰竇皇后弟廣國曰姊去我西時與我訣於傳舍中沐我 又曰成帝遣定陶王之國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訣 東觀漢記曰陳遵爲大司農護軍使匈奴過辭於王丹丹謂遵曰俱遭世反覆唯我二人爲天地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喜 又曰東平王蒼身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諸國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採菽以增歎息 又曰肅宗遣諸王歸國帝特留東平王蒼賜以秘書列圖道術秘

方至八月飲耐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與天性誠不以遠近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鞍馬錢布以億萬計 又曰光武遣馮異討赤眉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劔勅異曰念自修整無爲郡縣所笑異頓首受命謝承後漢書曰范丹與王奐親善奐後爲漢陽太守丹於道候別之奐曰行路倉卒非陳濶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叙分隔丹曰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

與瞻望弗及丹長逝不顧 吳志曰魯肅代周瑜過
呂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何計
畧以備不虞肅應曰臨時施宜蒙因爲畫五策肅於
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畧所及
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又曰劉繇亡於豫
章孫策命太史慈往安撫之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
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餞送閭門把腕別曰何
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 吳錄曰孫
權祖朱桓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將陛下鬚無所
恨權憑机前席桓進將鬚 魏志曰曹休爲鎮南將

軍假節都督軍事車馬臨送下輿執手而別 蜀志
曰宗豫聘吳孫權捉豫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
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老矣恐不復相見 沈約
宋書曰張敷音儀詳緩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
久之不絕 又曰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桓謙要
參軍王弘同行答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
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 管輅別傳曰諸葛
樂與輅別戒以二言卿性樂酒雖温克然不可保寧
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禍如膏火火不可
不慎持卿散才以遊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

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
患之有耶 許邁別傳曰邁好養生遣妻歸家東遊
采藥於桐廬山欲斷穀以山近人不得專一移入臨
安自以無復返乃改名遠遊書與婦別 語林曰有
人詣謝公別謝公流涕此人不了不悲既去左右曰向
客殊自密雲謝公曰非徒密雲乃自旱雷爾 世說
曰阮籍嫂嘗歸家籍相見與別人或譏之籍曰禮豈
爲我輩設耶 俗說曰張敷從彭城還傅亮下船與
別張不起授手着舫戶外傅遂不執手熟視張面云
祖故是黎中不臧者便去 廣州記曰尉他築臺以

朝朔望構起華館以送陸賈 楚辭序曰離別也騷
愁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 又楚辭曰悲莫悲
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又曰僚慄兮若在遠
行登山臨水送將歸 又曰超北梁兮永辭送美人
兮南浦 谷永與段會宗書曰朋友以言贈行萬里
之外以身爲本

別二 初學記

宿濟

餞郿

上詳類聚

毛詩曰

浮雲

零雨

上見李陵贈蘇武詩
見孫楚陟陽侯祖道詩
別詩曰舍我故鄉客將適萬里道妻子牽衣袂落淚
露懷抱
陸機赴洛詩曰總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

牽衣

總轡

魏文帝見挽
船士兄弟辭

永歎遵北渚 參辰 弦栝 上見李陵贈蘇武詩 陸

遺思結南津 影參商乖音信 曠不達離 送南浦 造北林 楚辭曰形

合豈非常 譬彼弦與栝 送南浦 曹劉離友詩 北館 東城

今日連行 送美人 今南浦 曹劉離友詩 北館 東城

漢武帝與秦卓子侯家詔曰 春時子侯於北館與家

別 陸機贈馮文熊詩曰 鳳駕出東城 送子臨河曲

登樓望峻波 白雲 黃鵠 穆天子傳曰 天子觴西王

時逝一何速 雲在天山川間之 北路 南津 曹彪答東阿王詩

下見蘇武贈李陵詩 駕與君訣 卽車登北路 永歎尋先轍 陸雲答兄機

詩曰 悠遠途可極 別怨會何長 南津有絕濟北渚無

梁二鳧 雙鸞 入軍詩曰 雙鸞匿景曜 戢翼太山西

單雌偏獨遊 蘭圃 桃館 徒蘭圃 秣馬 華山 郢人 逝

哀吟傷生 離 荆州 圖記曰 襄陽縣南 東津 西渚

矣 誰與盡言 陸道六里有桃林 館是餞行 送歸之處

酈元注水經曰 壽春縣城東為長瀨 津津側有才堂

此亭迎送所泊也 戴逵離興賦曰 挾鳴琴於林下

理織綸於長浦 迴餞行 四鳥 三荆 家語曰 孔子在

以越江送倚人於西渚 此哭聲非獨哀死又悲生離

聞有哭聲甚哀 顏回曰 此哭聲非獨哀死又悲生離

也 孔子曰 何以知之 對曰 回聞恒山之鳥 生四子羽

翼 既成 將分離 悲鳴以相送 哀聲有類於此 吳均

續齊諧記曰 京兆人田真 兄弟三人 其分財各居堂

前 有一株紫荊華 甚茂 共議破為三 待明截之 忽一

夕 樹即枯死 真見之 驚謂諸弟曰 本同株 當分析 便

焦悴 况人兄弟 孔懷而可離 異是秣馬 理棹 徐幹

賦曰 林余馬也 兄弟相感 更合是秣馬 理棹 哀別

藹今重增悲 以傷情 王彪之與諸兄弟 方山別詩

曰 脂車總馳 輪汎舟理 飛棹 臨江 絕河 並詳 飛鵠

絲染墨 悲歎 路岐 楊感 悼 臨江 絕河 並詳 飛鵠

詩曰 鵠飛舉 萬里 一 翀 蜚 昊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蒼翔高志 難得 離鴻 失所 望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詩曰 鵠飛舉 萬里 一 翀 蜚 昊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詩曰 鵠飛舉 萬里 一 翀 蜚 昊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詩曰 鵠飛舉 萬里 一 翀 蜚 昊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詩曰 鵠飛舉 萬里 一 翀 蜚 昊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詩曰 鵠飛舉 萬里 一 翀 蜚 昊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詩曰 鵠飛舉 萬里 一 翀 蜚 昊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詩曰 鵠飛舉 萬里 一 翀 蜚 昊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詩曰 鵠飛舉 萬里 一 翀 蜚 昊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詩曰 鵠飛舉 萬里 一 翀 蜚 昊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詩曰 鵠飛舉 萬里 一 翀 蜚 昊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詩曰 鵠飛舉 萬里 一 翀 蜚 昊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詩曰 鵠飛舉 萬里 一 翀 蜚 昊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詩曰 鵠飛舉 萬里 一 翀 蜚 昊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詩曰 鵠飛舉 萬里 一 翀 蜚 昊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詩曰 鵠飛舉 萬里 一 翀 蜚 昊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詩曰 鵠飛舉 萬里 一 翀 蜚 昊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詩曰 鵠飛舉 萬里 一 翀 蜚 昊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詩曰 鵠飛舉 萬里 一 翀 蜚 昊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詩曰 鵠飛舉 萬里 一 翀 蜚 昊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詩曰 鵠飛舉 萬里 一 翀 蜚 昊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詩曰 鵠飛舉 萬里 一 翀 蜚 昊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詩曰 鵠飛舉 萬里 一 翀 蜚 昊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詩曰 鵠飛舉 萬里 一 翀 蜚 昊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詩曰 鵠飛舉 萬里 一 翀 蜚 昊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詩曰 鵠飛舉 萬里 一 翀 蜚 昊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詩曰 鵠飛舉 萬里 一 翀 蜚 昊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詩曰 鵠飛舉 萬里 一 翀 蜚 昊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詩曰 鵠飛舉 萬里 一 翀 蜚 昊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詩曰 鵠飛舉 萬里 一 翀 蜚 昊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詩曰 鵠飛舉 萬里 一 翀 蜚 昊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詩曰 鵠飛舉 萬里 一 翀 蜚 昊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詩曰 鵠飛舉 萬里 一 翀 蜚 昊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詩曰 鵠飛舉 萬里 一 翀 蜚 昊 雲 乖 雨 絕 張載 述 懷

山川千里告辭揚子哭岐墨氏感絲雲乖雨絕心乎
 滄而郭璞詩曰君如秋日雲妾似突中煙高下理
 自殊天一乖**翔鳧**驚鶴詩上見蘇武別李陵詩曹植
 雨絕天**翔鳧**驚鶴詩上見蘇武別李陵詩曹植
 傍雄飛甯北翔雌逝赴南湘**歸雲征**驚風散李克
 棄我交頸歡離別各一方**歸雲征**驚風散李克
 從詩曰來若迅風歡逝如歸雲征離合理之常聚散
 安足驚來若迅風歡逝如歸雲征離合理之常聚散
 散分給懷離析**發軫**弭棹軫清滑汭驅馬大河陰
 對樂增累歎**發軫**弭棹軫清滑汭驅馬大河陰
 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謝靈運從宋公戲馬臺
 集孔令詩曰歸客逐海隅脫冠謝朝列弭棹泊桂渚
 指景待**結轍**揚舲范廣泉征虜亭餞王少傅詩曰
 樂闕**結轍**揚舲范廣泉征虜亭餞王少傅詩曰
 塵高衢祖供懸長麓孔法生征虜亭祖王少傅詩
 曰若人鑿殆辱解紱揚歸舲真感屬神慮高興襲天
 情**悽心**結念離別信吾事悽心相纏嬰謝靈運
 送雷次宗詩曰符瑞守邊楚感念**援琴**擊筑蔡邕
 悽城壕志苦離念結情傷日月沿**援琴**擊筑蔡邕

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將欲為改娶妻聞
 中夜驚起倚戶悲嘯牧子聞悵然援琴而鼓之痛因
 愛以永離歎別鶴以舒情故曰別鶴操史記曰燕
 太子送荆軻入秦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
 至易水上既祖道**贈言**送揖家語曰子路將行辭
 高漸離為之擊筑**贈言**送揖家語曰子路將行辭
 贈汝以言乎對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
 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子路曰
 由願終身奉之**陟陽侯**臨川亭孫楚有西征宮屬
 下詳類聚**陟陽侯**臨川亭孫楚有西征宮屬
 見後荀雍臨川亭詩曰目極依春路**卽長衢**陵
 披褐懷良辰明發戒徒御臨流餞歸人**卽長衢**陵
高阜孰寄懷人應斯蒞餞行陵高阜怡衿睦景氣隔
山河闕丘谷抗我千里目念當隔山河執觴懷慘
 毒離覺月促遼落隔修途窈窕索易為久**征虜亭**領
 軍府傳知殆辱素德燭光塵玄軌芳前覺謝琨送

二王在領軍府集詩曰苦哉遠征人將一日三月

乖萃余室明認通朝暉絲竹盛簫瑟

二載千秋見如三月兮下見李陵與蘇武詩曰送

緒起離端行張川逝離酌偶歲陰陰雲掩歡緒江

山起別心謝現送二王在領軍府詩曰樂酒輟今辰離端起來日

贈策傳士會將歸晉秦大夫繞朝贈送錢高祖以吏

皆送奉錢三而驪歌別歌雨泣如雨執手詩摻執子

蕭何獨以五執祛又摻執子同舟郭林宗自京師歸諸儒送至河

謂之出郭陳蕃為豫章太守性峻不接賓慕從賦曰

送歸懷慕佇立望不及佇立以泣涉淇送子宿沛

從之戀

詳類薄送我畿內也加以宴好會侯伯之禮加以宴

好風流雲散一別如離羣索居三年不見自我不

年千里命駕每相一相思千里命駕氣怨結而不暢

涕滿泣而橫流送荆軻於易水餞踈廣於東

門謂東都別行子於東門啜其泣矣送美人於南

浦傷如之何

詩古詩曰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

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

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游

子不顧反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

力加飡飯 又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行客雖云樂不如早旋歸 又曰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採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又曰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漢李陵贈蘇武別詩曰晨風鳴北林熠燿東南飛願言所相思日暮不垂帷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玄鳥夜過庭髮髯能復飛褰裳路踟躕彷徨不能歸浮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思得瓊樹枝以解

長渴饑 又贈蘇武別詩曰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

史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交相

踰風波一失所路一作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

立斯須欲囚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漢蘇武別李陵

詩曰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為行

路人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為鴛與鴛今為參

與辰昔在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離別思情日

已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樽酒欲以贈

遠人願子留斟酌慰我平生親 又贈蘇武別詩曰

嘉會難再遇三一作載為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別悵

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
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又蘇武詩曰黃鵠
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何況
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
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
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俛仰
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爲雙黃鵠送子俱遠飛 又
贈蘇武詩曰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岐路側
恨恨不能離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
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又贈蘇武

別詩曰陟彼南山隅送子淇水陽爾行西南遊我獨
東北翔轅馬顧悲鳴五步一彷徨雙鳧相背飛相違
日已長遠望雲中路想見來珪璋萬里遙相思何益
心獨傷隨時愛景曜願言莫相忘 又贈蘇武詩曰
爍爍三星列拳拳月初生寒涼應節至蟋蟀夜悲鳴
晨風動喬木枝葉日夜零遊子暮歸思塞耳不能聽
遠望正蕭條百里無人聲遠處天一隅苦因獨零丁
親人隨風散瀝滴如流星願得萱草枝以解饑渴情
又贈蘇武別詩曰鍾子歌南音仲尼歎歸歟戎馬
悲邊鳴遊子戀故廬陽鳥歸飛雲蛟龍樂潛居人生

一世間貴與願同俱身無四凶罪何為天一隅與其
 苦筋力必欲榮薄軀不如及清時策名於天衢 漢
 蘇武別李陵詩曰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
 斯館我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會見何詎央愴恨切
 中懷不覺淚霑裳願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 又別
 李陵詩曰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
 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
 為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
 當長相思 魏曹植詩曰門有萬里客問君何鄉人
 塞裳起從之果得心所親挽裳對我泣太息前自陳

本是朔方士今為吳越民行行將復行去去適西秦
 又詩曰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遊魚潛淥水翔
 鳥薄天飛眇眇客行士徭役不得歸始出嚴霜結今
 來白露晞遊子歎黍離處者歌式微慷慨對嘉賓悽
 愴內傷悲 又送應氏詩曰願得展嬾婉我友之朔
 方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山川迥且遠別促會日
 長 又離友詩曰涼風肅兮白露滋木感氣兮條葉
 辭臨淥水兮登重基折秋華兮采靈芝尋永歸兮贈
 所思感離隔兮會無期伊鬱悒兮情不怡 魏應瑒
 別詩曰朝雲浮四海日暮歸故山行役還舊土悲思

不能言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時旋 又別詩曰浩浩
長河水九折東北流晨夜赴滄海海流亦何抽遠適
萬里道歸來未有由臨河累太息五內懷傷憂 晉
張華祖道征西應詔詩曰赫赫大晉奄有萬方陶以
仁化曜以天光貳跡陝西實在我王內飪玉鉉外惟
鷹揚四牡揚鑣玄輅振綏庶察羣后餞飲洛湄感離
歎悽慕德遲遲 又祖道趙王應詔詩曰崇選穆穆
利建明德於顯穆親時惟我王稟姿自然金質玉相
光宅舊趙作鎮冀方休寵曲錫備物煥彰發軔上京
出自天邑百寮餞行縉紳具集軒冕峩峩冠蓋習習

戀德惟懷永歎弗及 晉何敬祖洛水祖王公應詔
詩曰穆穆聖王體此慈仁友于之至通于明神遊宴
綢繆情戀所親薄言餞之于洛之濱高崖巖巖洪流
湯湯春風動衿歸鴈和鳴我后饗客鼓瑟吹笙舉爵
惟別聞樂傷情嘉宴既終白日西歸羣司告旋鸞輿
整綬我皇重離頓轡驂駢臨川永歎酸涕霑頤崇恩
感物左右同悲 晉王濬祖道應令詩曰侯誰在矣
東宮詵詵曰保曰傅弘道惟新前疑協衡顧問翼輪
豈伊張仲專美前津渙乎唐德欽在四鄰齊軌上葉
永垂清塵 晉王浚從幸洛水餞王公歸國詩曰聖

主應期運至德敷彝倫神道垂大教玄化被無垠欽
 若崇古制建侯屏四鄰皇輿迴羽蓋高會洛水濱臨
 川講妙藝縱酒釣潛鱗八音以迭奏蘭羞備時珍古
 人亦有言為國不思貧與蒙廟庭施幸得側大鈞羣
 僚荷恩澤朱顏感獻春賦詩盡下情至感揚人神長
 流無舍逝白日入西津奉辭慕華輦侍衛路無因馳
 情繫帷幄乃心戀軌塵 晉陸機祖道畢雍孫劉邊
 仲潘正叔詩曰皇儲延髦俊多士出幽遐適遂時來
 運與子遊承華執笏崇賢內振纓曾城阿畢劉贊文
 武潘生莅邢家感別懷遠人願言歎以嗟 又送顧

公直詩曰伐鼓五嶺表揚聲萬里外高山何足陵巨
 海猶縈帶 又擬庭中有奇樹詩曰芳草忽已茂佳
 人竟不歸感物戀所歡採此當遺誰 晉陸雲餞太
 尉王公還京邑詩曰聖澤既渥嘉會愔愔庭旅鍾鼓
 堂有瑟琴飛轡清暉扶桑移陰視景祗慕揮袂霑襟
 戀彼同棲悲爾異林我有旨酒以歌以吟 晉潘岳
 北芒送別王世胃詩曰朱鑣既揚四轡既整駕言餞
 行告離芒嶺情有遷延日無餘影迴轅南翔心焉北
 騁 又金谷集詩曰王生和鼎實石子鎮海沂親友
 各言邁中心悵有違何以叙離思攜手遊郊畿朝發

晉京陽夕次金谷湄回谿縈曲阻峻坂路威夷淥池
泛淡淡青柳何依依玄醴染朱顏但訴杯行遲投分
寄石友白首同所歸 晉潘尼送盧弋陽景宣詩曰
楊朱焉所哭岐路重別離屈原何傷悲生離情獨哀
知命雖無憂倉卒意低迴歎氣從中發灑淚隨襟頽
九重不常鍵閭闔有時開愧無紵衣獻貽言取諸懷
又皇太子集應令詩曰聖朝命方岳爪牙司比鄰
皇儲延篤愛設餞送遠賓誰應今日宴具惟廊廟臣
置酒宣猷庭擊鼓靈沼濱羽觴飛醴醪芳饌備奇珍
巴渝二八奏妙舞鼓鐸振長袂生迴飄曲裾揚輕塵

晉孫楚答弘農故吏民詩曰昔我先侯邁德垂化
康哉之詠寔由是佐惟余忝辱弗克負荷每歷貴邦
仰瞻泰華追慕先軌感想哀嗟詵詵臣故爰及羣士
皓首老成率彼邑里闡崇高義長幼以齒 又征西
官屬於陟陽候祖道送別詩曰晨風飄岐路零雨被
芳草傾城遠相送餞我千里道乖離卽長衢惆悵盈
懷抱孰能察其心鑒之以蒼昊 晉左九嬪感離詩
曰自我去膝下倏忽踰再朞邈邈浸彌遠拜奉將何
時披省所賜告尋玩悼離詞髣髴想容儀歔歔不自
持何時當奉面娛目於書詩何以訴辛苦告情於文

辭 晉殷仲文送東陽太守詩曰昔人深誠歎臨水
 送將離如何祖良遊心事孱在斯虛亭無留賓東川
 緬透迤 宋孝武與廬陵王紹別詩曰連歲矜離心
 今茲幸良集信宿窮晨暮開顏披所載未盡歡晤懷
 已傷岐路及舳艫引江介飛旌背爾邑悄擾徒旅戒
 團欒流景入遲遲分手念泫泫登路泣 宋南平王
 代收就長路詩曰聳轡高陵曲揮袂廣川瀆黃塵昏
 白日悲風起浮雲蕭條萬里別契濶三秋分時往從
 朝露年來驚夕氲徘徊去芳節依遲從遠軍 宋謝
 靈運相送方山詩曰祗役出皇邑相期憇甌越解纜

及流潮懷舊不能發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
 易為盈遇物難可歇 宋顏延之為皇太子侍宴餞
 衡陽南平二王應詔詩曰太儀在御皇聖居貞旁緝
 民紀仰緯天經物資感變神以瑞彤川無遁寶山不
 闕靈亦既戒裝皇心載遠夕悵亭皇晨儀禁苑神行
 景驚發自靈闕對宴感分瞻秋悼晚 宋謝惠連與
 孔曲阿別詩曰悽悽乘蘭秋言餞千里舟塗屈雲陽
 邑邑宰有昔遊行人雖念路為爾暫淹留 又夜集
 歎乖詩曰詩人詠踟躕搔首歌離別誠哉曩日歡展
 矣今夕切吾生赴遙令質明即行轍在貧故宜言贈

子保温惠曷用書諸紳久要亮有誓 宋鮑照詩曰
 輕鴻戲江潭孤鴈集洲沚邂逅兩相親同念共無已
 風雨好東西一隅頓千里追憶棲宿時聲容滿心耳
 揚翮不能翔徘徊煙霧裏 又送盛侍郎詩曰北臨
 出塞道南望入鄉津高墉宿寒霧平野起秋塵 齊
 王儉後園餞從兄豫章詩曰茲夕竟何夕念別開曾
 軒光風轉蘭蕙流月沈虛園 齊王融奉辭鎮西應
 教詩曰未學謝能算高義幸知遊雷庭參辯爽梁苑
 豫才鄒徘徊歲光晚搖落江樹秋風旗縈別浦霜瑄
 迢遙州 又蕭諮議西上夜集詩曰徘徊將所憂惜

別在河梁衿袖三春隔江山千里長寸心無遠近邊
 地有風霜勉哉勤歲暮敬矣慎容光山中殊未憚杜
 若空自芳 齊謝朓別王僧孺詩曰花樹雜爲錦月
 池皎如練如何當此特別離言與宴非君不見思所
 悲思不見 又與江水曹詩曰山中上芳月故人清
 樽賞遠山翠百重迴流映千丈花枝聚如雪垂藤散
 猶網別後能相思何嗟異風壤 又離夜詩曰玉繩
 隱高樹斜漢映曾臺離堂華燭盡別愧清琴哀翻潮
 尚知恨客思眇難裁山川不可夢况乃故人杯 又
 將發石頭上烽火樓詩曰徘徊戀皇邑躑躅躡曾阿

人部 卷一百一十五
陵高墀闕近眺迥風雲多荆吳阻山岫江海合瀾波
歸飛無羽翼其如離別何又新亭渚別范雲詩曰
洞庭張樂地蕭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
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
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齊虞羲送友人上湘詩
曰濡足送征人寒裳臨水路共盈一樽酒對之愁日
暮漢廣雖容舸風悲未可渡佳期難再得願但論心
故沅水日生波芳洲行墜露共知丘壑改同無金石
固齊劉繪送別詩曰春蒲方解籜弱柳向低風相
思將安寄悵望南飛鴻齊張融別詩曰白雲山上

盡清風松下歇欲識離人悲孤臺見明月梁昭明
春日宴晉熙王詩曰百六鍾期數三七厄時中國難
悲如燬親離歡數窮潘哲遊沮夢揚化撫邊戎幸茲
同宴醕引清愛樽空梁簡文帝餞廬陵內史王修
應令詩曰餞行臨上節開筵命羽觴迴池瀉飛棟濃
雲垂畫堂踈槐未合影从日暫流光園梅斂新艷階
蕙結初芳又餞別詩曰行樂出南皮宴餞臨華池
籜解篁開節花闌鳥迷枝牕陰隨影度水色帶風移
徒命銜杯酒終成憫別離又送別詩曰行行異沂
海依依別路岐水苔隨纜聚岸柳拂舟垂石菌生懸

葉江槎流臥枝燭盡悲宵去酒滿惜將離 又傷離
新體詩曰傷離復傷離別後情鬱紆悽悽隱去棹憫
憫愴還途感感意不申轉顧獨霑襟前驅經御宿後
騎歷河濟胡香翼還憶清笳送後塵落日斜飛蓋餘
暉承畫輪柳影長橫路槐枝深隱人桂宮夕掩銅龍
扉甲館宵垂雲母幃靡靡月色上的的夜螢飛草香
襲余袂露灑霑人衣帶堞凌城雲亂聚排枝度葉鳥
爭歸盤中浮蟻不能酌琴間玉徽調別鶴別鶴千里
別離聲絃調軫急心自驚試起登南樓還向華池遊
前時條生今欲合近日栽荷尚不抽猶是銜杯共賞

處今茲對此獨生愁樓高望曖曖山川自分態偃師
雖北連轅轅已南背遠聽寂無聞遙瞻自有闕含毫
意不迷長歎情無賴 梁沈約侍宴謝朓宅餞東歸
應詔詩曰皇情悵東艤羽旆拂南廡夏雲清朝景秋
風揚早蟬飲和陪下席論道光上筵 又侍宴樂遊
苑餞徐州刺史應詔詩曰沃若動龍駮參差凝鳳管
金塘草未合玉池泉將滿 又侍宴樂遊苑餞呂僧
珍應詔詩曰丹浦非樂戰負重切君臨我皇蘊至德
忘已用堯心愍茲區宇內魚鳥失飛沈推轂二嶠道
揚旆九河陰超乘盡三屬選士皆百金戎車出細柳

餞席樽上林命師誅後服授律緩前禽函轅方解帶
曉武稍披衿伐罪芒山曲弔民伊水潯將陪告成禮
待此未抽簪 又別范安詩曰平生少年日分手易
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
共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又送友人別詩曰
君東我亦西銜悲涕如霰浮雲一南北何由展言宴
方作異鄉人贈子同心扇遙裔發海鴻連翩出簷燕
春秋更去來參差不相見 又別謝文學詩曰漢池
水如帶巫山雲似蓋一望沮漳水寧思江海會以我
徑寸心從君千里外 梁丘遲侍宴樂遊苑餞徐州

刺史應詔詩曰詰旦聞闔開馳道聞鳳吹輕羨永玉
輦細草藉龍騎風遲山尚響雨息雲猶漬巢空初鳥
飛行亂新魚戲寔惟北門重匪親孰為寄參差別念
舉肅穆恩波被小臣信多幸投生豈酬義 梁范雲
之零陵郡次新亭詩曰江干遠樹浮天末孤煙起江
天自如合煙樹還相似滄流未可源高飄去何已
又別詩曰洛陽城東西長作經時別昔去雪如花今
來花似雪 又送沈記室夜別詩曰桂水澄夜氛楚
山清曉雲秋風兩鄉怨秋月千里分寒芝寧共採霜
猿行獨聞捫蘿正憶我折桂方思君 又別詩曰孤

煙起新豐候鴈出雲中草低金城霧木下玉門風別
君河初蒲思君月屢空折桂衡山北摘蘭沅水東蘭
摘心焉寄桂折意誰通 梁江淹貽袁常侍詩曰昔
我別楚水秋月麗秋天今君客吳坂春日媚春泉幽
其生碧草沅湘含翠煙鑠鑠霞上景惜惜雲外山涉
江竟何望留滯空採蓮 又臨秋怨別詩曰四時煎
日夜玉露催紫榮始懷未及歎春意秋方驚涼草散
螢色衰樹斂蟬聲承君客江潭先愁鴻鴈鳴吳山饒
離袂楚水多別情金碧堅不滅桂華蘭有英但見一
葉落哀恨方未平 又擬古雜體詩曰遠與君別者

乃至鴈門關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送君如昨日
簷前露已團不惜蕙草晚所悲道里寒君行在天涯
妾身長別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菟絲及水萍
所寄終不移 梁任昉詩曰離燭有窮輝別念無終
緒岐言未及申離日已先舉揆景巫衡阿臨風長楸
渚浮雲難嗣音徘徊悵誰與儻有關外驛聊訪狎鷗
渚 梁王僧孺送殷何兩記室詩曰掩袖出南浦驅
車送上征飄飄曉雲駛漾漾旦潮平不肖余何惜無
貨是勿輕儻有還書使一言訪死生 梁庾肩吾侍
宴餞湘東王詩曰陳王從遊士高宴入承華並載同

人言 卷一百四十一
連璧雕文類簡沙落後時動樹墜雪暫搖花念此離
筵促方愁別路賒 又侍宴餞湘州刺史張續詩曰
洞庭資善政層城送遠離九歌揚妙曲八桂動芳枝
雨足飛春殿雲峯入夏池郢路方遼遠湘山轉蔽虧
何當好風日極望長沙垂 又餞張孝總應令詩曰
層臺臨迴漲耿耿青煙上欲送分符人翻似河隄望
寒雲暗積水秋雨蒙重嶂別念動神衿華文切離貺
慙無寡和曲空陪郢中唱 又應令詩曰江上早寒
生蕭條鏡管清別筵開帳殿離舟卷幔城前山黃葉
起對岸白沙驚臨渦同極望竊吹愧才輕 又侍宴

餞東陽太守范子雲詩曰東部資良守北宮敦獻酬
新枝漸接樹故凍欲含流早花少餘雪春寒極晚秋
徒嗟白岸遠空想赤松遊 又新林送劉之遴詩曰
旆轉黃山路舟纒白馬津送輪時合憶分驂各背塵
常山喜臨代隴頭悲望秦欲持漢中策還以贈征人
梁朱超道別席中兵詩曰數年共遊息一旦各聯
翩莫論行近遠終是隔山川長波漫不極高岫鬱相
連急風亂還鳥輕寒靜暮蟬扁舟已入浪孤帆漸逼
天停車對空渚長望轉依然 梁吳筠送呂外兵詩
曰白雲浮海際明月落河濱送君長歎息徒使淚霑

中又別夏侯故章詩曰白馬黃金羈青驪紫絲鞵
新知關山別故人河梁送置此一函書爲余達雲夢
又酬別詩曰故人杯酒別天清明月亮露下寒葭
中風起秋江上衣染潺湲泣棹犯參差浪七首直下
金七寶雕葉狀生離何用表賴此持相餉又別王
謙詩曰嚴光不遂世流轉任飛蓬欲還天台嶺不狎
甘泉宮離歌玉絃絕別酒金卮空儻遺故人念僕在
東山東又贈搖郎詩曰星漢正參差佳人不在斯
宿昔暫乖阻何異遠分離露染薜蘿葉日照芄蘭枝
風光已飄薄雲采復逶迤勞夢無人覺默默心自知

又贈別詩曰客子慘無歡送別江之干白雲方少
耿黃鳥尚關關糾紛巫山石合沓洞庭瀾行衣侵曉
露征舠犯夜湍無因停合浦見此去珠還又贈別
詩曰樹響浹山來猿聲繞岫急旅帆風飄揚行巾露
霑濕深浪濤兼葭濃雲沒城邑不見別離人獨有相
思泣又贈別詩曰君留朱門裏我至廣江濱城高
望猶見風多聽不聞流蘋方繞繞落葉尚紛紛無由
得共賞山川間白雲梁何遜與胡興安夜別詩曰
居人行轉軾客子暫維舟念此一筵笑分爲兩地愁
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方抱新離悵獨守故園秋

又從鎮江州與遊故別詩曰歷稔共追遊一旦辭
羣匹復如東流水未有西歸日夜雨滴空階曉燈暗
離室相悲各罷酒何時更促膝 梁蕭琛別詩曰落
日總行轡薄別在江干遊客無淹期晨川有急瀾分
手信云易相思誠獨難之子兩特達伊余日盤桓俟
我式微歲共賞階前蘭 梁王筠侍宴餞臨川王北
伐應詔詩曰金版韜英玉牒蘊精帝德乃武王威有
征軒習弧矢夏陳干戚周驚戎車漢馳羽檄我皇俊
聖千年鍾武德洞十門威加八柱金正圯德水行失
胡馬南牧戎徒西保荐食伊瀦整居豐鎬金闕揚

塵銅臺茂草命彼膳夫爰詔協律樂賦出車弦操吉
日玉饌駢羅瓊漿泛溢聖德温温賓儀秩秩 梁蕭
子範侍宴餞陸倕應令詩曰儲皇餞離送廣命傳羽
觴侍遊追曲水閑宴等清漳新泉已激浪初卉始含
芳雨罷葉增綠日斜樹影長 梁劉孝綽侍宴餞庾
於陵應詔詩曰皇心眷將遠悵餞靈芝側是日青春
獻林塘多秀色芳卉疑綸組嘉樹似雕飾遊絲綴鶯
領光風送綺翼下輦朝既盈留宴景將曷高辯競談
端奇文爭筆力伊臣獨無伎何山奉吹息 又侍宴
餞張惠紹應詔詩曰滄池誠自廣蓬山一何峻麗景

花上鮮油雲葉裏潤風度餘芳滿鳥集新條振餞言
班俊造光私獎輜舛徒然謬反隅何以窺重仞又
侍離宴詩曰懷轅東北望江漢西南水羽旗映日移
鏡吹臨風警令王愍追送纜舟餞俄頃掩袂望征雲
銜杯惜餘景首燕徒有心苟步何由騁又應令詩
曰鮮雲積上月凍雨晦初陽迴風飄淑氣落景換新
光竹萌始防露桂挺已含芳瑤堦變柱若玉沼發攢
蔣聖祚惜岐路曲宴闢蘭堂又江津寄劉之遴詩
曰與予如黃鵠將別復徘徊經過長柱觀出入三休
臺共摘雲氣藻同舉霞文杯佳人每曉遊禁門恒晚

開欲寄一言別高駕何由來

梁宗夬詩曰別酒正

參差乖情將陸離悵焉臨桂苑愍默瞻華池輕雲流
惠采時雨亂清漪眇眇追蘭徑悠悠結芳枝眷言終
何託心寄方在斯梁劉顯發新林浦贈同省詩曰
迴首望歸途山川邈離異落日懸秋浦歸鳥飛相次
感物傷我情惆悵懷親懿梁劉孺侍宴餞新安太
守蕭綏應令詩曰芝殿延薄景畫室寫油雲玄覽多
該洽聖思究前聞微密探精義優游妙典墳飲餞參
多士言贈賦新文梁張纘侍宴餞東陽太守蕭子
雲詩曰仲月發初陽輕寒帶春序淥池解餘凍丹霞

霽新雨良守謁承明祖舟戒蘭渚皇儲惜將邁金樽
留宴醕 周王褒入關故人送別詩曰百年餘古樹
千里闇黃塵關山行就近相看成遠人 又別陸才
子詩曰解纜出南浦征棹且凌晨還看分手處唯餘
送別人中流搖蓋影邊江落騎塵平湖開曙日細柳
發新春滄波不可望行雲聊共因 又別王都官詩
曰連翩憫流水悽愴惜離羣東西御溝水南北會稽
雲河橋兩隄絕橫岐數路分山川遙不見懷袖遠相
聞 周庾信應令詩曰望別非新館開舟卽舊灣浦
宣征棹發亭空送客還路塵猶向水征帆獨背關

又和保法師曰秦關望楚路灞岸想江潭幾人應落
淚看君馬向南 又和侃法師詩曰客遊經歲月羈
旅故情多近學衡陽鴈秋分俱度河 又和侃法師
詩曰迴首河隄望眷眷嗟離絕誰言舊國人到在他
鄉別 又寄王琳詩曰玉關道路遠金陵信使踈獨
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 又別周弘正詩曰扶風石
橋北函谷故關前此中一分手相逢知幾年黃鵠一
反顧徘徊戀愴然自知悲不已徒勞減瑟絃 陳周
弘正隴頭送征客詩曰朝霜侵漠草流沙度隴飛一
聞流水曲行住兩霑衣 又答林法師詩曰客行七

十歲歲暮遠徂征寒雲結不解隴水凍無聲君看日
近遠爲村長安成 陳徐陵新亭送別應令詩曰鳳
吹臨伊水時駕出河梁野燎村田黑江秋岸荻黃隔
城聞上鼓迴洲隱去檣神襟愛遠別流睇極清漳
又別毛永嘉詩曰願子厲清規歸來振羽儀嗟余今
老病此別恐長離白馬君來哭黃泉我詎知徒勞脫
寶劔空挂隴頭枝 陳張正見征虜亭送新安王應
令詩曰鳳吹臨南浦神駕餞東平亭迴漳水乘旆轉
洛濱笙地凍班輪響風嚴羽蓋輕燒田雲色暗古樹
雪花明岐路一迴首流襟動眷情 又秋日別庾正

員詩曰征途愁轉旆連騎慘停鑣朔氣凌踈木江風
送上潮青雀離帆遠朱鳶別路遙唯有當秋月夜夜
上河橋 陳陰鏗送始興王詩曰良守別承明枉道
暫逢迎去帆收錦紵歸騎指蘭城紛紜連山暗潺湲
派水清桂晚花方白蓮秋葉始輕背飛傷客念臨岐
憫聖情分風不得遠何由送上征 又江津送劉光
祿不及詩曰依然臨送渚長望倚河津鼓聲隨聽絕
帆勢與雲鄰泊處空餘鳥離亭已散人林寒正下葉
釣晚欲收綸如何相背遠江漢與城闈 又廣陵岸
送北使詩曰行人引去節送客艤歸艫卽是觀濤處

仍為郊贈衢汀洲浪已息邗江路不紆亭嘶背櫪馬
檣轉向風鳥海上春雲雜天際晚帆孤離舟對零雨
別渚望飛鳧定知能下淚非但一楊朱 陳江總別
袁昌州詩曰河梁望櫳頭分手路悠悠徂年驚若電
別日欲成秋黃鵠飛飛遠青山去去愁不言雲雨散
更似東西流 又賦得携手上河梁應詔詩曰早秋
天氣涼分手關山長雲愁數處黑木落幾枝黃鳥歸
猶識路流去不知鄉秦川心斷絕何悟是河梁 又
別袁昌州詩曰客子歎途窮此別異西東關山嗟墜
葉岐路憫征蓬別鶴聲聲遠愁雲處處同 又別賓

化侯詩曰分岐泣世道念別傷邊秋斷山時結霧平
海若無流驚鷺一羣起哀猿數處愁是日送歸客為
情自可求 又別永新侯詩曰送君張掖郡分悲函
谷關欲知腸斷絕浮雲去不還

唐類函卷一百四十



